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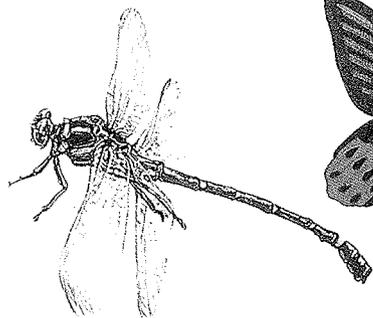
79年

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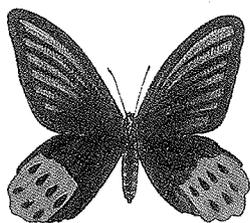
# 中華飛羽

第三卷第六期  
總號 /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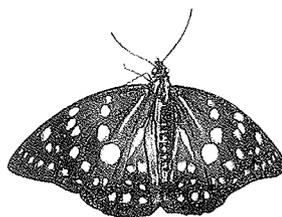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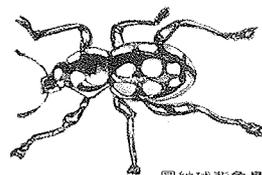
無霸勾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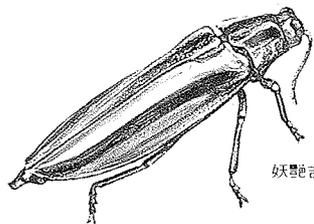
曙鳳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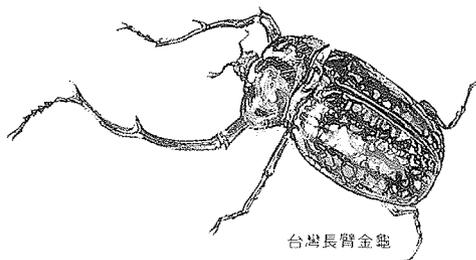
拉拉山大紫蛺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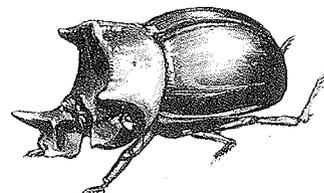
圓紋球背象鼻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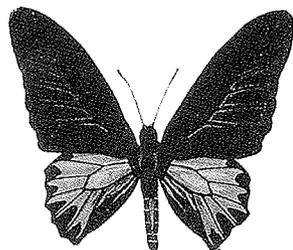
妖豔吉丁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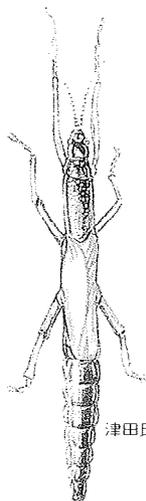
台灣長臂金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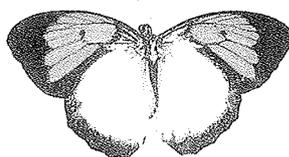
糞金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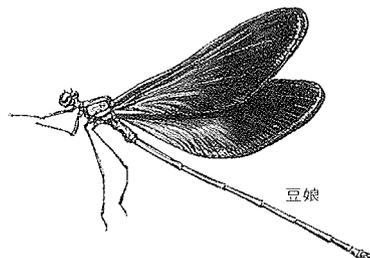
珠光黃裳鳳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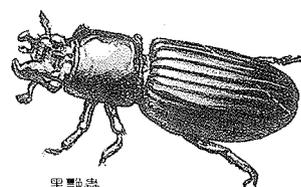
津田氏大頭竹節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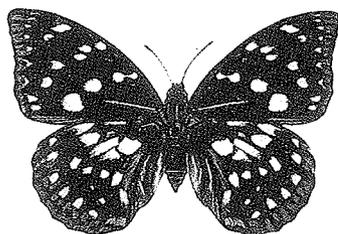
南山溪雌白黃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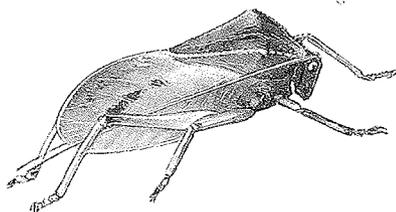
豆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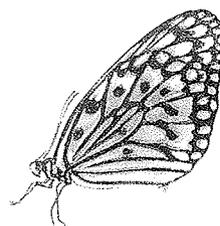
黑豔蟲



大紫蛺蝶



蘭嶼大葉螞



黑點大白斑蝶

## 這些是我們台灣有的昆蟲，看看你能認出幾種？

也許你都認識，也許你連一種都認不出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跟你我一同生長在台灣昆蟲，數量已經愈來愈少，像珠光黃裳鳳蝶等更是瀕臨絕跡的邊緣。或許你會問：我該如何幫助這些同住台灣的美麗生物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只要你支持我們拯救野生動物的行動——不買、不捕捉、不破壞自然環境 / 不買是因為只要有人買，就會有人繼續濫捕、濫殺……。

**拯救野生動物行動** 策劃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諸位鳥友們，如有廠商願意支持此公益廣告，請逕向總會連絡

出版者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理事長 郭達仁  
 總編輯 李明珠  
 編輯 吳尊賢  
 鍾懿莉  
 陳鳳觀  
 郭美杏  
 彭綠漪  
 譚怡令  
 陳明發  
 盧麗瑛  
 曹素華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會館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95巷13弄6號1樓  
 電話：(02)7067219  
 傳真電話：FAX (02)7359190  
 劃撥帳號：1267789-5  
 印刷：廣浩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

●轉載請先徵求本刊同意●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七二〇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三〇五四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 目錄

社論	1
活動	3
通訊	5
記錄	7
野鳥天地	
蘭嶼鳥踪	20
一個鳥類觀察者的自白	21
扶桑鴨與當歸鴨	23
賞鳥比賽之後記	24
一九九〇中華民國賞鳥記錄大賽賽後感	26
行爲篇	28
高蹺鴿如是說	30
辨蜂鷹	31
貓空賞鳥	34
必也正音乎	35
從認字談起	36
您對地球溫室效應的貢獻	38
南美熱帶雨林的浩劫	41
雨中的鳥迷窺鳥	47
粗首鱻的繁殖行爲	52
爲野生動物保育法把脈座談會	54
給恒春分局長的一封信	63

## 野鳥醫院

## 迴響

如何幫助一隻受傷的野鳥？	65
生態窗	69

## 封面

半蹼鷓爲台灣相當稀有鳥種，體型與青足鷓相似，頭與體下紅棕色，腹部微白，飛行時可看到白色寬翼帶，尾羽黑白分明。本期封面爲宜蘭鳥友吳永華先生的精心佳作之一，是難得一見的上乘傑作。

##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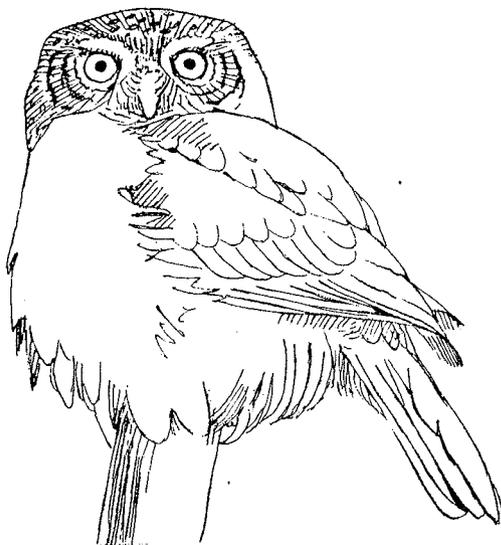
國忠君夏季即將赴美深造，由於事務繁忙故辭去總編輯職務。我們誠摯地感佩他這十個月來忙碌奔波實驗室與會館之間的辛勞，其中為月刊所貢獻的智慧及心力非局外人所能體會，由衷地謝謝你，王兄。

編輯組開會推選敝人接任總編輯，欣然受命固是對這份義工有深切的喜愛，其實還是冀望更多的理想能付諸實現；再次回到原有崗位，內心不無感觸，月刊的成長必需與鳥會的成長同步；其中會務、活

動、經費以及推廣種種相關情事亦應齊頭並進，將是每一期「中華飛羽」誕生的目標。

一思及此，對編輯工作的要求也相對地提高了。雖然我們的態度是嚴謹的，卻以輕鬆底心情歡迎幾位新朋友的加入。

此外，社論應具有倡導本會宗旨的功能且能教育讀者，當然！敝人樂意負起此文字責任，讀者諸君若對社論有任何批評及意見，尚祈不吝指正為荷。



## 從地球日考量保育運動的前瞻

四月二十二日為「世界地球日」其原始構想出自「荒野協會」的尼爾森。當時他是代表威斯康辛州的美國參議員，以仿效六十年代長期持續的反越戰演講方式。掀起一陣環保抗議演說活動紀念地球所遭受的斑斑傷痕；這是地球上每個人的日子；凡是地球人都應主動為地球做些事情。全球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的數萬個大小城鎮，約有兩億多人揮舞著綠色環保旗幟，穿著綠色上衣舉行地球日活動，當日陸續以放風箏、種樹和釋放蝴蝶等活動，熱烈慶祝 1998 地球日數以千計的環保社團以及熱心的有識之士的參與使得在距地球日屆滿二十週年之際一蔚然成爲歷史風潮。

在美國，一場北美印第安式的迎曦儀式當日在緬因州的凱帝拉克山嶺舉行，以迎接曙光照臨大地。而在法國，數萬人沿著羅亞爾河連成一條人鍊，巴西人在里約熱內盧的科巴卡巴納海灘舉

行盛大的音樂會。東西德的單車騎士也在著名的布蘭登堡大門下會師，一萬名捷克青年發起造林運動，波蘭的環保人士也清理了維斯度拉河和波羅的海沿岸垃圾；法國的環保者更以四萬隻空瓶於巴黎人權廣場排出兩千五百平方公尺大的一九九〇年地球日標誌。

在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則有自行車遊行，反公害文物展、生態及資源展等地球人慶祝地球日，植樹、放生擁抱大自然等活動可說是不勝枚舉。

爲迎接世界地球日的來臨，中華民國野鳥學會也展開了關渡水鳥季拯救濕地活動，台北分會身穿綠衣的義工們分批帶領民衆登關渡宮眺望濕地、蹣跚堤防尋找沼澤上的水鳥，藉賞鳥活動進而瞭解到濕地之重要性，呼籲大家注重這片都市生活中的綠洲。目前保育區內生態環境已遭嚴重破壞，鳥類族群及數量正逐年遞減中區內隨意傾倒的廢土、垃圾以及

干擾鳥類棲息的輕航機、機車狂飆甚至明目張膽的捕獵行爲，再再影響野鳥的生存，看到這些怵目驚心的景像，我們不免有所感觸！

自然界是複雜而脆弱的，人類與自然環境應是和諧並存著，不宜有人定勝天的競爭心理，因爲人類僅爲自然界中的一部份，且爲不可分割之一部份，因此人類的生存應與自然界共存共榮不限出界外。

嚴格地說！今日地球上的生態環境似已瀕臨險境邊緣，不僅保護地球的臭氧層出現了大洞，連數百萬英畝的熱帶雨林也難逃人類毒掌，許多動植物遭受摧殘的比率更使人心驚，人類日常所需都可能直接間接的取自動物的犧牲，有人因而下結論：人類真是地球上所有動物的天敵。固然我們已無法重建伊甸園的美景，但如果能在未來尋找合乎道德理念的因應措施，或許能爲過去的罪愆尋找懺悔及解脫之道。

因爲缺乏整體而完善的

土地規劃導致民衆生活空間擁擠、休閒地點缺乏、山坡地任意開發、少數的遊樂區被大量人潮擠得摩肩擦踵，部份還影響飲用水質，生態的破壞仍在持續中，身爲地球一份子的台灣仍無法加快環保的脚步，即因保護地球的必要觀念仍未深入家庭所致，而政府的一切作爲仍停留在缺乏全面環境影響及評估的階段。

無論環境或生態保護皆是整體而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工程，政府決策體系必需對台灣生態環境有全盤計劃的體認且付諸努力及關懷，我們這一代若不記取教訓、殘害自己及後代生存空間的作法，恐怕無法向歷史和良心交代的！

地方性的環境保護及生

態保育運動只有很短的歷史，來自當地居民紮實地從本鄉本土發起的生保運動，在日本、澳洲及歐美早有所聞，其保育之對象可能是一條河、一片具有生態價值的樹林或山野、或是一個湖泊；在日本，甚至有地方上人士發動投資、募集款項將一塊土地購買下來，並予以長期維護，其目的即在挽救免遭污染、破壞。

在西方，二、三十年來環境生態保育運動已經落實且可影響政府決策，一九七〇年美國頒佈環境保護法設立保護總署，皆是因環保團體促成，不只是知識份子的呼籲，且形成社會改革運動的萌芽點。

野鳥學會雖非國內第一個深植民間的學術組織，它的組成卻將台灣的生保運動

注入一股催生力量。我們必需省思，而省思的來源在於知識，目前大家對保育問題的觀點來自感覺而非來自自知性然而生保意識的提升與政策實施及觀念的改變有著密切牽連，身爲保育團體的一員有著不可忽視應盡之責任與義務。我們需極力扮演當有之生保壓力團體的角色。

一方面做民衆的教育工作，從「橫線」來擴大其認知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更要對決策系統的政治說服；從「縱面」來延長其政治的影響層面，如果有了中介的團體之後，上連接決策著下教導民衆帶動有組織、效益的環境和生態保育運動，每位鳥會成員都可成爲發言人，爲全台灣甚至整個地球的生存空間和生活品質請命！

## ◎台北市分會

TEL(02)7067219

### 六 月 份 活 動 預 報 表

- 6/3 (日) 白雲國小 黃英珍、穆正芳、  
娃娃谷 姚桂月、楊惠梓、 帶身份證、辦入山證
- 6/9-6/10 (六~日) 大型活動 5/9 開始報名  
太平山 李柏佳、張稚敏、穆正芳、
- 6/10 (日) 貓 空 鄭易苗、郭美杏、  
野 柳 曹美華、余素芳、
- 6/17 (日) 烏 來 陳葉旺、林文宏、  
草嶺古道(虎字碑) 傅德山、陳正隆、 7:00集合 7:28自強號火車
- 6/23-6/26 (六~二) 大型活動 5/23 開始報名  
澎 湖 許建忠、洪美容、
- 6/24 (日) 廣 興 黃萬發、王季新、  
九股山 吳連亨、林再盛、 7:00集合 7:28自強號火車
- 6/28-7/1 (四~日) 大型活動 5/28 開始報名  
澎 湖 許建忠、馬文慧、
- 7/1 (日) 小格頭~石碇 黃玉明、王建中、  
野 柳 呂永吉、張玉蓮、

## 台灣科學教育館

報名方式：在每月一日以電話 3116733 ~ 4 向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實驗組報名即可。

報名時間：上午九時~十一時卅分，下午二時至五時。

活動費用：免費參加。但個人往返交通及參觀所需之門票，由參加者自行負擔。  
為旅行安全起見，請參加者自行辦理平安保險。

活動時間：原則訂於每月第二週週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十二時，在活動地點集合。

6月24日	2. 參觀養蜂場	台北縣	該場派員
7月15日	1. 夜行性昆蟲	指南宮	楊平世
8月12日	1. 森林浴	烏來楠后	楊武俊
10月14日	1. 植物生態認識及觀察	拇指山	鄭武燦
10月28日	2. 參觀園藝試驗所	士林	該所派員
12月16日	1. 參觀養蠶場	苗栗	該場派員

## 演講

### ※ 澳洲水鳥繫放探險之旅 ※

◎主講人：莊永泓（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負責人）

◎時間：79年6月2日（週六）晚上7：30

◎地點：台北市分會會館

### ※ 內蒙古自然之旅 ※

◎主講人：郭達仁（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理事長）

◎時間：79年7月7日（週六）晚上7：30

◎地點：台北市分會會館

## 台北市分會

1. 全國鳥會繫放中心負責人莊永泓先生，四年前憑着一股對鳥會的熱愛，毫不猶豫辭了原工作，投入當時前途不可測的鳥類繫放，當時各種資訊欠缺下研究工作艱鉅是可以想像，多年來在他毅力支撐下總算有了收穫。此次更遠渡澳洲，觀摩有關繫放的知識與技術。6月2日下午7:30分請大家來會館聽聽他述說澳洲水鳥繫放。

2. 一年來活動組在蘇健隆引領下活力旺盛，不僅例行活動，大型活動擴增，更開展了非假日私人團體賞鳥的空間，使本會活動推展層面更廣更深。當然，活動組組員全力配合及老鳥的支援更是成功的基石，在此深深感謝。尤其呂永吉、陳明發、林再盛、許建忠、藍偉倫……等更為鳥會付出了許多個人休閒時間，由衷感謝。

3. 活動組組長一年任期屆滿，順利選出陳正隆為新的組頭，鳥會人才濟濟，各有專長，相信以陳正隆在組訓上的專業素養，必定能有一新的氣象。

## 行政資料組

林國棟

截至79年5月9日止，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會員共有906人，其中台北市分會628人，南投分會37人，台中鳥會157人，高雄鳥會84人。以會員型態來分，其中永久會員有93人，家庭會員74人，一般會員739人。男女的比例則是586：320，約為11：6。今年度的會員通訊錄，由於考慮到台北市電話號碼將有大幅修改，所以遲遲未能送印，現在已決定於本月（6月）中旬送印，如果您的通訊地址或聯絡電話有異動，請盡快來電通知。

TEL: 02-7359190

## 研究組

林文宏

1. 「1990 亞洲冬季水鳥調查」在台灣的部份已於1月份由全省21位調查員共同協力完成。本次調查共涵蓋36個調查點。報告已刊登於上一期中華飛羽，英文摘要也已由負責人林國棟整理後寄往英國「國際水鳥與濕地研究組織」(IWRB)。同時IWRB也已將1989的調查報告寄達本會，並指出台灣地區的報告為亞洲參與國家之模範之一，這點值得我們欣感。這份年度報告將寄贈所有調查員。

2. 去年度的「台灣野鳥」年刊由於稿源不

足，未能出版，謹向讀者及已投稿的作者致歉。經過一年的生聚教訓，今年我們的信心出版一本內容豐富的年刊。當然還是有賴您的賜稿，請見內頁投稿規則。

3. 有感於研究工作不應受限於「一時一地一案」，故本會特地成立「台灣猛禽資訊中心」，以延續墾丁猛禽調查所奠定的基礎，並將之擴及全省，希望鳥友提供猛禽資訊，共同支持。
4. 本會已購置「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全套，凡會員有需要者，可至會館依管理辦法申請查閱之。

## 活動組

1. 恭禧陳正隆先生在中多位候選人當中，脫穎而出當選為新任活動組長，以隆哥豐富的行政經驗及人員組訓專長，必定會給活動組帶來新氣象。希望各位鳥友多給他鼓勵和喝采。

2. 在早期三峽有些很不錯的賞鳥路線，是老鳥心目中的天堂，沿途茶園、果園、青色的山巒、清澈的小溪……身在綠色的世界而不自知，還有那和善的老農殷勤邀您品嚐自製的文山包種茶，甘甜清香實在令人回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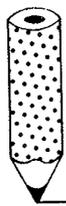
惟搭車（因班次不多）不便，所以已有多年沒排入例行活動，現已計劃以包車方式（一日遊），讓眾鳥友共享恬靜悠哉的假日。

## 財務組

馬文慧

本會自七十八年十月份起將自由捐款編列專戶，轉作野生動物保育基金。以下是七十九年四月份捐款明細：

陳葉旺	1600	麥健基	600
蘇健隆	1500	邱寶琴	400
呂永吉	1500	賴啓鈿	300
穆正芳	1500	鄭振寬	648
莊金鐘	1000	例行活動	150
鄭敏青	5000		
周明珠	1000		



# 記錄

## 台東

地點：大坡池 共 63 種 1367 隻							
調查人員：鄭漢文、姜國彰、董舉澤、廖聖福							
記錄：廖聖福							
數 日 鳥 量 期 名	4 月 7 日	4 月 15 日	4 月 22 日	4 月 29 日	合 計	備 註	
小 鸕 鷀	2	3	9	2	16	蘆竹上二巢(4、29)	
黃 頭 鷺	13	4	2	8	27		
小 白 鷺	9	6	8	1	24		
中 白 鷺		5	2		7		
大 白 鷺	2	1	3	1	7		
栗 小 鷺	3	2	6	8	19		有二配飛翔(4、29)於茭白筍園
黃 小 鷺	2	2	1	1	6		
花 嘴 鴨	2	2	2		6		
白 眉 鴨			9	6	15		
灰 澤 鷺		1			1		存疑
竹 鷄	△ 2		△ 2	△ 2	△		
白 腹 秧 鷄	1		3		4	一巢 7 卵(4、22)	
白 冠 鷄	2		2		4		
水 冠 水 鷄	8	2	5	3	18	一巢(4、22) 6 巢(4、29)	
緋 秧 鷄	1	3	1		5	巢 1 (4、22)	
小 環 頸 鴿	2	2			4		
金 斑 鴿	1	1		4	6		
尖 尾 鷓			23	21	44		
潞 鷓			3		3		
程 鷓 鷓			36		36		



田 鷓	19		11	6	36
中地鷓			2	1	3
針尾鷓				1	1
鷹斑鷓	13	37	86	18	154
磯 鷓			1		1
白腰草鷓	1			1	2
小青足鷓			2		2
青足鷓			1		1
赤足鷓				2	2
小燕鷗			1		1
黑腹燕鷗			1	1	2
珠頸鳩			3		3
番 鷓	1	1	3	△2	7
小雨燕		5			5
翠 鳥	1	2	8	5	16
小雲雀	10	2	2	3	17
家 燕	131	80	20	2	233
棕沙燕	5	13	18	6	42
樹 鵲	△1		1		2
小彎嘴	△2	1		2	5
山紅頭	△1		2		3
白頭翁				1	1
烏頭翁	16	4	18	13	51
畫 眉	△2				△2
藍 磯 鶇	2	1	2		5
大葦鶇	4	2	11	10	27
短翅樹鶇	4	2			6
白頭錦鳩			1	1	2

北飛(4、7)

與烏頭翁同棲(2、29)

築巢(4、7) 1巢，棄巢2(4、29)

否古各一(4、7)

錦 鳩	13	7	7	33	60	追逐驅趕(4、29)
灰頭鷓鴣	9	3	9	11	32	
褐頭鷓鴣	22	1	8	8	39	一巢空，一巢2卵(4、22)
赤 喉 鷓	5		2		7	
白 鵲 鳩		4	2	2	8	
黃 鵲 鳩	22	21	156	23	222	
紅尾伯勞			2	4	6	
棕背伯勞	1	1	3	1	6	
綠 繡 眼	1		3		4	
斑 文 鳥	10	9	12	19	50	吃稗子
黑 臉 鵲	4	1	1		6	
麻 雀	14	1	9	10	34	成對築巢(4、7)
大 冠 鷺	1				1	
小 秧 鷄	1				1	
八 哥	1				1	
	43	34	49	37	63	附記：
	種	種	種	種	種	台東市太平溪河口沙洲，4月份鴿
	367	232	525	243	1367	鵲科、鷓鴣科、秧鷄科、鵬鷓科、鷺
	隻	隻	隻	隻	隻	科。秧鷄科停棲總數600至1000
						隻，甚為精彩壯觀。

## 埔里

4月22日

7:03 ~ 9:20 陣雨轉陰晴

嚮 導：謝錦煌、李正文

參加鳥友：謝錦煌、蔡牧起、黃蒼松

記 錄：黃蒼松

鳥 況：①紅尾伯勞11 ②洋燕59 ③白頭翁18 ④麻雀73 ⑤白鵲鴿3 ⑥灰頭鷓鴣8 ⑦赤腰燕18 ⑧藍磯鸕2 ⑨小雨燕53 ⑩棕沙燕232 ⑪番鷓2 ⑫斑文鳥16 ⑬家燕1 ⑭頭烏線3 ⑮小彎嘴畫眉△ ⑯夜鷺2 ⑰筒鳥2 ⑱山紅頭7 ⑲紅嘴黑鸕5 ⑳繡眼畫眉2 ㉑褐頭鷓鴣6 ㉒綠繡眼14 ㉓斑紋鷓鴣2 ㉔巨嘴鴉1 ㉕黑枕藍鸕2 ㉖紅冠水鷄3 ㉗白腹秧鷄5 ㉘紅鳩17 ㉙大捲尾4 ㉚灰鵲鴿2 ㉛栗小鷺1 ㉜黃鵲鴿2 ㉝牛背鷺2 ㉞小白鷺2 ㉟八哥7 ㊱岩燕23 ㊲小捲尾2 ㊳鳳頭蒼鷹1 ㊴白環鸚嘴鸕2 ㊵粉紅鸚嘴7 ㊶白腰文鳥5 ㊷竹鷄1 共42種 628隻

4月29日

8:30 ~ 14:00 多雲轉晴

嚮 導：蔡牧起、薛綺蓮

參加鳥友：劉檜漢、劉文功、李秀、謝錦煌、張就道、蔡牧起、薛綺蓮、蔡秀霜、潘政杰、童小雪、詹福榮、張素麗、詹子騫、詹子靜、黃蒼松。

記 錄：黃蒼松

鳥 況：①白頭翁37 ②紅鳩13 ③褐頭鷓鴣31 ④灰頭鷓鴣23 ⑤大捲尾19 ⑥珠頸斑鳩1 ⑦麻雀36 ⑧小白鷺11 ⑨牛背鷺24 ⑩綠繡眼14 ⑪夜鷺22 ⑫大葦鷺7 ⑬洋燕7 ⑭赤腰燕3 ⑮喜鵲4 ⑯沼鷺3 ⑰紅尾伯勞5 ⑱尖尾鵲1 ⑲赤腹鷹52 ⑳粉紅鸚嘴7 ㉑短翅樹鷺1 ㉒野鴉7 ㉓鏞鴉1 ㉔家八哥2 ㉕小雨燕2 ㉖八哥3 ㉗小燕鷗1 ㉘錦鴿5 ㉙棕三趾鶻1 ㉚藍磯鸕1 ㉛小雲雀3 ㉜金鸕11 ㉝11 ㉞斑文鳥3 ㉟小環頸鵲1 ㊱家燕11 ㊲黑臉鵲4 ㊳黑喉鵲1 ㊴灰斑鸕3 ㊵赤腹鸕1 ㊶中白鷺2 ㊷蒼鷺1 ㊸1 ㊹42 ㊺白眉鴨25 ㊻小鵬鷗3 ㊼磯鸕2 ㊽小青足鵲4 ㊾中杓鵲4 ㊿小杓鵲3 ④⑧東方環頸鵲1 ④⑨青足鵲4 ⑤⑩金斑鵲21 ⑤⑪稗鵲75 ⑤⑫翠鳥1 ⑤⑬蒙古鐵嘴鵲13 ⑤⑭反嘴鵲2 ⑤⑮翻石鵲1 ⑤⑯紫鷺2 ⑤⑰黃足鵲11 共57種 591隻

# 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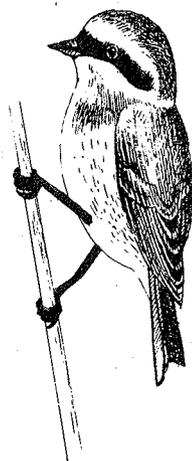
4/22	14:30	16:00	陰	蔡牧起	薛綺蓮	
藍城→	池鷺	1				
牛眠橋	牛背鷺	6	紅鳩	25	野鴿	1
	中白鷺	1	番鵲	4	藍磯鸕	1
	小白鷺	4	小雨燕	14	黑喉鷓鴣	2
	夜鷺	1	魚狗	1	褐頭鷓鴣	8
	栗小鷺	1	小雲雀	1	錦鷓	2
	雕頭鷹	1	家燕	8	灰頭鷓鴣	8
	棕三趾鶉	6	赤腰燕	17	黃鵲	5
	白腹秧雞	2	洋燕	10	白鵲	5
	磯鷓	2	棕沙燕	30	紅尾伯勞	3
	鷹斑鷓	12	大卷尾	8	八哥	9
	金脊鳩	6	烏鴉	1	白尾八哥	2
	斑頸鳩	2	白頭翁	25	綠繡眼	7
	黑頭文鳥	6	麻雀	20	紅領綠鸚鵡	3
	白腰文鳥	9	黑臉鸚	2	牡丹鸚鵡	1
	斑文鳥	8				
<b>44 種</b>						

# 台大試驗農場

四月份賞鳥記錄

鷺科	洋燕 2	八哥 2
池鷺 6 (5夏羽、1冬羽)	赤腰燕 3	繡眼科
黃頭鷺 7	棕沙燕 7	綠繡眼 13
小白鷺 14	鴉科	文鳥科
夜鷺 1	台灣藍鵲 1	白腰文鳥 7
綠蓑鷺 1	鶇科	斑文鳥 50
鷺鷹科	紅嘴黑鶇 2	麻雀 50
雀鷹 1	白頭翁 17	鶇科
大冠鷺 1	鶇科	黑臉鶇 2♂、2♂
秧雞科	藍磯鶇 3 (2♂、1♂)	赤胸鶇 1♂
白腹秧雞 2	赤腹鶇 3	小鶇 4♂
鶇科	黑喉鶇 3 (1♂、2♂)	野鶇 3 (1♂、2♂)
山鶇 1	鶇科	鏽鶇 1♂
磯鶇 1	錦鶇 1	金鶇 5 (1♂、4♂~其中亞成鳥×2)
中地鶇 4	大葦鶇 1	
鷹斑鶇 4	灰頭鶇鶇 4	
鳩鶇科	褐頭鶇鶇 13	
家鶇 125	鶇鶇科	卷尾科
珠頸斑鳩 7	赤喉鶇 3	大卷尾 12
金背鳩 4	大花鶇 2	其他
紅鳩 7	樹鶇 2	綠鸚鵡 2
雨燕科	白鵲鶇 3	爪哇雀 1
小雨燕 20	黃鵲鶇 20	灰斑鳩 1
白腰雨燕 1	灰鵲鶇 7	短翅樹鶇 1
翡翠科	伯勞科	白頭文鳥 1
翠鳥 2 (1♂、1♂)	紅尾伯勞 6	白腰草鶇
燕科	八哥科	
家燕 30	家八哥 2	

# 稀有記錄種



## 攀雀

一、鳥種：中文俗名攀雀

學名：Remiz Pendulinus 英文俗名：Penduline Tit

1. 發現日期：79年4月3日 時間：09:30
2. 詳細地點：社子堤外、淡水河與基隆河交會處之礫石灘旁草叢
3. 天氣情況：晴、多雲
4. 當時光線亮度：良好 鳥是否背光：否
5. 總共觀察時間：1分鐘
6.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約5~6公尺
7. 當時所用之光學器材：雙筒7×35

二、請以文字描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爲，叫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與其他那些鳥類一起活動。

當時有陳姓一家三人與本人一起看鳥，我正在調整單筒時，陳家大兒子指著我身旁左側蘆草桿上一隻鳥，問我是什麼鳥，隨手拿起雙筒一看，竟是不認得，趕緊把此鳥體色記住，心中正在想會不會是攀雀，把日本鳥書翻出來一對，乖乖！真的是牠。黑色過眼線粗又黑，於是判斷為公鳥，頭頂鼠灰色，體側銹紅色濃且廣，不似鳥書所繪。背為赤紅色、尾黑色。感覺上比綠繡眼略大也較肥些，二隻腳抓著桿子左右移動，甚為靈活，似手在找蟲子吃，觀察時並無牠鳥在附近活動，此鳥鳴聲為連續二聲單哨音。

大約一分鐘後，此鳥便朝堤內飛去，由於坐在地上以至無法看出其飛行姿勢。

三、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其他那些鳥種？

無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三年，台北市分會會員

四、是否有其證據可以協助鑑定（如標本，照片或錄音帶）？

無

五、填表者資料：

姓名：何一先

電話：[REDACTED]

住址：[REDACTED]

六、共同發現者姓名：

陳姓一家三人，並非賞鳥人士。

## 攀雀

一、鳥種：中文俗名攀雀

學名：Remiz Pendulinus

英文俗名：Penduline

1. 發現日期：79年4月21日 時間：13:25 ~ 14:00

2. 詳細地點：宜蘭蘭陽溪口南岸靠冬山河耕地附近沼澤區

3. 天氣情況：13:40 以前尚有小雨

4. 當時光線亮度：良好，陽光角度與色調尚可

鳥是否背光：否

5. 總共觀察時間：超過10 min

6.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5 m ~ 50 m

7. 當時所使用之光學器材：Nikon 9 × 25 Kowa 25 × 77

二、請以文字描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爲、叫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與其他那些鳥類一起活動。

原本在看草叢上的黑臉鵒，後來有兩隻小型鳥類跳上象草的莖桿上，意識地拿起望遠鏡一看，乖乖不得了，灰頭，紅褐色的身體，有一明顯的過眼帶，短短的尾，隨即認出是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攀雀，停留幾秒後，就跳回草叢中，當時共有四隻，隨即趨近想再看仔細，繞過一排象草圍籬，竟找不著了，懊惱之餘，心有不甘，隨即擴大面積再尋，走進一大遍蘆葦沼澤，聽到清脆的單音，雖小但從未聽過，尋聲終又找到，這回竟有一群，約有7~10隻，用望遠鏡至少看到7隻，但附近另有叫聲，這回仔細看清廬山真面目，體型甚小，比褐頭鷓鴣小，約只有10公分，黑色過眼帶上下緣有白邊，雄鳥灰頭，雌鳥頭灰棕色，翅末端及尾黑色，嘴甚短，另有些鳥顏色較暗淡，可能是幼鳥，過眼帶較褐色，腳黑色。觀察期間均活動在蘆葦叢和象草叢莖桿上，腳常攀在草桿上，有時幾與草桿垂直，常一脚在上，一脚在下，用嘴啄裂莖桿覓食。

叫聲爲“tsee-tsee”，雄鳥曾立在頂端叫一連串的轉鳴，甚好聽。環境爲耕地，雜草叢和蘆葦濕生地。附近有黑臉鵒、褐頭鷓鴣和黑頭文鳥等。

三、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其他那些鳥種？

未曾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四年，337種，師大生物系五年級

四、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如標本，照片或錄音帶等）？

若有，是何種證據？存放於何處？

無

五、填表者資料：

姓名：陳賜隆

電話：

住址：

六、共同發現者姓名：盧麗瑛（匆匆一瞥），另一不知名鳥友

七、附記：1.該鳥為台灣第二次記錄，第一次在關渡發現

2.參考日本鳥書和香港鳥書，此鳥喜活動在靠近海岸的沼澤區和蘆葦叢中，腳善攀抓草莖，以嘴啄撕葉梢，食其中之昆蟲，常成群活動。

## 黃頸黑鷺

一、鳥種：黃頸黑鷺

學名：*Ixobrychus flavicollis* 英名：Black Bittern

1.發現日期：79年4月28日上午10點左右

2.詳細地點：南港四分溪上游溪段

3.天氣情況：晴

4.當時光線亮度：溪旁盡為樹木，但陽光偶爾穿入，故頗亮

5.總共觀察時間：

6.觀察者與鳥的距離：在手上算多近？

7.當時所使用之光學器材：肉眼一雙

二、請以文字描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爲、叫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與其他那些鳥類一起活動。

以前賞鳥時，曾聽某位路人提及，四分溪上游有出產鮎魚，因本身頗好釣魚，故28日上午前往四分溪進行溯溪。

由中華工專進入時，因溪水旁有道路，故可憑高而望，續上坡至北二高工程地後，溪谷變窄，且進入茂密的草木之中。溪水冷冽清澈，並可見大型魚影游影游竄，但目力所及，盡是粗首鱻，並無鮎魚之跡象。沿途有居民所開之菜園、竹林，山紅頭，繡睡畫眉，小彎嘴畫眉時而可見。

行約一小時，溪水兩岸有居民所築之石牆，芒草竹林叢生，此時我向左前方一

望，突見一黑色鳥浮在水上，猛一看以為是死雞，走近提起一看，是鷺科鳥，黑嘴、黑頭、黑背、黑翅、黑腳，紅色的眼睛，喉白色。由頸至胸為黃棕黑白相雜之羽毛，灰腹，記憶所及，實在想不出這隻浮屍四分溪的鷺是何方神聖？瞧樣子似乎是剛剛才死的，於是裝入塑膠袋，提回家中。

回家之後，查遍手頭資料，還是一頭霧水，最後捧出「台灣脊椎動物誌」，才勉強疑為「黃頸黑鷺」。

29日送至會館，適逢幹部會議。曹美華鑑定為「黃頸黑鷺」。

### 三、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其他那些鳥種？ 無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

三年餘，約 200 種

### 四、是否有其他證據可助鑑定？

鳥體現交給會館擬製作標本。

### 五、填表者資料：

李環泓 電話：[REDACTED]

住址：[REDACTED]

## 三趾鷗

### 一、鳥種：中文俗名三趾鷗

學名：Larus tridactylus

英文俗名：Black-legged

Kittiwake

1. 發現日期：79年3月17日 時間：10:35 ~ 15:30
2. 詳細地點：宜蘭縣蘭陽溪出海口沙洲

3.天氣情況：陰，中午偶有陽光，下午三點後飄小雨

4.當時光線亮度：尚可，陽光角度與色調尚可

鳥是否背光：否

5.總共觀察時間：超過二小時

6.觀察者與鳥的距離：100 ~ 400 m

7.當時所使用之光學器材：Nikon 9 × 25      Kowa TSN-2 25 × 77

二、請以文字描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爲、叫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與其他那些鳥類一起活動。

該鳥最早出現在3月5日，但因當時距離太遠，天氣太差，且當天有一隻小紅鶴（Lesser Flamingo）將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因此不太注意，心想不太可能，後來查出覺得很像，但之後數天均未發現，心甚遺憾。直到3月17日，夥同張巍薩去看鷗，結果在一群飛翔的鷗群中，終又再度發現這隻兩翼末端全黑無白斑的三趾鷗，之後牠停在沙洲上，距離雖遠，但特徵完全可見，體型比黑尾鷗略小，比紅嘴鷗略大，頭、胸、腹白色，後頭枕部有一大塊灰黑色斑塊，甚為明顯，背為淡灰黑色，顏色比黑尾鷗淡，比紅嘴鷗略深，翅收起時末端黑色，該鳥因右腳受傷，為了抵抗強烈海風，常舉翅拍動，此時可見其翼上下末端的為黑色，呈三角形，約達5.6根初級飛羽，腳為黑色為其另一特徵，獨一無二，僅此一家。嘴為黃色，偶而有見，站起來感覺較矮，常迎風拍翅，或起飛，也會停在沙洲上休息，偶而會被黑尾鷗欺負。附近有紅嘴鷗、黑尾鷗和黑脊鷗1隻。

三、補充資料：

1.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其他那些鳥種？

海鷗（mew gull）後頭枕部無黑斑，翼末端黑色有白斑，腳為黃綠色，體型較大，背部較淡。

2.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四年，335種

四、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如標本，照片或錄音帶等）？

若有，是何種證據？存放於何處？

無，只有人證

五、填表者資料：

姓名：陳賜隆

電話：



住址：



六、共同發現者姓名：張巍薩、吳永華（3月17日），賴俊祥（3月18日）

七、附記：1.該鳥在第二天（3月18日）10:30~12:00尚在，自3月5日至3月18日至少有兩個星期之久，但並非每天可見。吳永華曾想拍照存證，但距離過遠，天氣不佳作罷，天氣轉好即不見踪影。

2.3月1日附近有一極強冷鋒南下（東北季風），大黑脊鷗、黑脊鷗、黑尾鷗、紅嘴鷗、黑嘴鷗均進入沙洲棲息，連宜蘭第一次記錄的海鷗也出現了，這隻三趾鷗極有可能也是一起隨鷗群來的。

3.三趾鷗在日本海岸極為普遍的冬候鳥，也是將來最有可能出現在台灣的海鷗類，而宜蘭離日本最近，冬季觀察海鷗類（gulls）的最佳地點——蘭陽溪口。

失物招尋

本會最近有部份圖書行蹤不明，若有好學鳥友借走，煩請於近日內送回會館，以便歸檔整理，謝謝！

台北市分會

行政資料組 敬上





# 一個鳥類觀察者的自白

葛慧麗

在墨倫比幾河（Murrumbidgee R.）高聳的崖壁上，兩隻巨大的楔尾鷂（Wedge-tailed eagles）正慢條斯理、一點一點的啄食坎伯拉皇家大展奪冠者的屍骸。

「牠確實是隻美味可口的吉娃娃狗（Chihuahua）！」較老的那隻反芻著，忍住了一個噎，從嘴裡吐出了一片絲織的薔薇緞帶碎屑。

「我們明年一定要再來！」

「一定。」牠的同伴附和著。

「喂，看那兒！有一群鳥類學家！」

牠說出「鳥類學家」（Ornithologists）這個字時，就像是吐出薔薇緞帶碎屑似的。

「在那些人接近到能用雙筒望遠鏡看清我們以前，趕緊飛走，化成空中的一個斑點吧！天啊！我並不是難以取悅，但我就是不喜歡和某些人打交道。而且無論如何，我們要盡可能的保存我們這一種族的神秘感。快走吧！」

× × ×

就某方面來說，凡是住在澳大利亞首都坎伯拉（Australia's capital city canberra）的人都可算是業餘鳥類學家。坎伯拉市建於一片未開墾地區中，所以不論我們是否喜歡，都可看到為數眾多的本地特有種鳥類。牠們在我們的

庭院裡築巢，在我們的周遭喋喋不休，還不時地向我們的吉娃娃狗拋媚眼哩！

澳洲的七二〇種鳥類中，有二六〇種出現於鳥類群集的澳大利亞首都特區（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牠們包括了澳洲最大的鳥—鸕鶿（Emu）及最小的鳥 Weebill，牠像一隻綠頭蒼蠅（Blowfly）而有鳥羽。

雖然在坎伯拉，我們都不由自主的成了鳥類學家，但其中也有些人是特意的；他們帶著望遠鏡、入門書及愚蠢的神情出發。在參與這種狂熱行為幾年後，我發現自己被一種普遍的誤解所迷惑，那就是以為鳥類觀察是一種典型的，使人高尚的嗜好且為一些喜歡鳥的人所熱衷。

我觀察鳥類，但我並不喜歡牠們。很顯然的，牠們在背後議論我們，而且盡其所能的躲著我們。我們被想像為虔誠的生態環境維護者。然而，我懷疑不論何處的一個鳥類學家，當他正試圖辨認一隻在濃密枝葉中穿梭不定的鳥，或一隻在遠處從一樹飛到另一樹，嘲弄他的鳥時，不會巴不得隨身帶著散彈短槍或弓或催淚彈之類的東西。

「不要動，你這無賴！」我激動的面對一片棲滿活躍的美麗藍鸕鶿（Wrens）的灌木叢；逐漸靠近，移動我的雙筒望遠鏡，對準一隻折磨我的褐色蒼鷹（Br-

owrv goshawk)。爲了弄清楚牠的性別，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試著去接近牠。

我想，關於鳥類觀察的誤解是來自於對鳥類的誤解。多數有關鳥類的詩中都會提到夜鶯（Nightingale）——是詩人們特殊的寵兒，詳述牠們被設想的純真和牠們美妙的鳴聲，並堅信我們從牠們那兒可以學到很多有關人生之事。

但一個有系統地觀察並傾聽鳥類的人，一定會了解牠們大多數是過著一種狂亂和充滿創傷經驗的生活；牠們的歌聲絕不同於人類快樂的輕哼低唱，而是會令人臉紅、扭率的性慾表達、恐嚇競爭者或是警戒的鳴叫。

所以要觀察鳥類進行牠們那種狂熱、激烈、曲折豐富的生活而捨棄成爲一個系統的觀察者是不成的。我常經過一個下午對小鳥的盯稍後，弄得灰頭土臉、形容枯槁的回到家裡。老實說，花了一週的工作時間看澳洲聯邦政府的國會議員（Australia's Federal Parliamentarians）彼此攻擊——一旦他們發現任何可口的政治穢行，就立刻撲上去——我幾乎無法分清這些人使我激起的情緒與一個下午觀察黑肩鳶（Black-shouldered kites）捕殺、肢解老鼠，然後又被鵲（Magpies）行兇搶劫，所給我的感覺有何不

同。

鳥類學家承認鳥類並不是特別的友善，這個事實在對猛禽類有特殊興趣的鳥類觀察者群中最能表露無遺。他們對這塊充滿食肉動物的大陸（Predator-rich continent）上的鵬（Eagles）、隼（Falcons）、鳶（Kites）、茶隼（Kestrels）、鷹（Hawks）和鷂（Harriers）等鳥類興趣，我以爲是未完全脫離頑皮小男孩對戰爭玩具的沈迷。

我曾傾聽那些爲猛禽著迷的人描述他們的「最愛」是如何在空中追擊獵物，或如何將獵物撲打在地而迅速的獲得勝利。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前輩（身上掛滿了勳章的美國軍人）以同樣天真的熱情，狂熱的談論著他們奇妙的巡戈飛彈（Gorgeous Cruise Missiles）的種種精巧、致命的特性。

當我寫本文時，手邊有最新一期的「澳洲猛禽協會新訊」（Australasian Raptor Association News）顯然是一份學術性的定期刊物，致力於猛禽公正不偏的研究。但事實上，內容却充滿了富煽情意味的目擊者所寫的故事，再配上這樣的標題，如：“Brown Goshawk Kills Dove”，“Sea-eagle Killing Ibis”，“Goshawks Hunting Megapodes”和這本刊物中我最喜歡的

一篇“Little Eagle Attempts to Capturs Cat”是一個英勇冒險故事，以我預想的方式結尾。然而，對這份刊物的讀者來說，貓的脫逃是個令人傷心的悲劇。

譯自 Airways July/August 1989

## 扶桑鴨與當歸鴨

日本最具知名度的一隻野鴨，五月十一日清晨重返東京市三井大樓的池塘，過去十年來，每年此時這隻野鴨都會飛抵同樣地點，並孵出一群小鴨，數周後當小鴨長成可以自己游泳時，這隻母鴨就會率領這群小小鴨兒回家，他們浩浩蕩蕩穿過八線道的大馬路，前往皇宮護城河避暑。

當這群野鴨隊伍通過馬路時，警方都會派出大隊人馬指揮交通，讓牠們安全過關，而過街儀式常吸引許多人的圍觀，野鴨帶小鴨已成爲日本的夏令儀式，如同四月的櫻花季一般受到重視並且期待。

今年此項儀式可能受阻，因這隻母鴨不知何故不良於行，市府當局決定捕捉送醫治療，但牠卻被照相機的閃光燈嚇著而

飛走。

鳥類專家認爲，這隻母鴨行動雖不便，但還未到送醫治療的地步，當局原則同意此種看法；但還是計劃捕捉治療，因爲東京市民對這隻野鴨產生微妙的感情，更何況這隻鴨實在太有名了。

你能想像如果換在台灣將會有何種情況嗎？不管是牠們信步通過什麼樣的街道，鐵定一堆人前後左右圍攻包抄，最後不是薑母鴨便是八寶鴨或者脆皮烤鴨等等諸如此鴨的下場，我慶幸牠們不是光臨台灣，這慶幸同時也帶點悲哀——日本能，爲什麼我們不能？

樓子

# 賞鳥比賽之

## 后記

蔡仲晃

在黃昏的大肚山上，一輛滿是黃沙的車子，裏面坐着四個疲憊的鳥人，在疾駛的回程中，驚見飛過馬路停於樹梢的番鵲！乖乖！已換上完整的夏羽。此刻正當夕陽西照，金黃色的陽光，照耀在番鵲褐紅色的羽翼上，輝映得亮麗動人。在記錄黃玉霞的最後一次報數：「第108種」之後，車子即直駛鳥會，完成12小時的賞鳥行程。回望大肚溪口，夕陽西下之前因背光的關係顯得一片朦朧；只要不把它當作是空氣污染或是溪口懸浮粒子太多，應該算是很美的景色。再會吧！大肚溪口，今日見到的溪口是堆土機的天下，是地方權貴藐視公權力的寫照，亦是有關單位不重視生態保育的結果。我不敢想像，下一次再看到的大肚溪會以何面目見我？

回到鳥會得知成績名列前茅，除了驚喜之外，亦有慶幸之感。喜的是，今日不

虛此行，成績超出原先的估計。慶幸的是，台灣還有鳥可看，一天還能看到百餘種鳥。成果非凡，令人感動！本想將今日所有過程一一詳述，與眾鳥人共賞，可惜在下筆拙，無能為力。若能略述一二。已相當不容易。因為寫字實非本行，情非得已而為之。若您不幸看到這兒，還請不要見笑。

本隊隊名佛法僧，頗有宗教意味，因為鳥會借住於佛教文物流通社樓上。用這個名字倒也恰當。隊員蔡茂憲熟悉大肚溪口，林松山酷愛山林，黃玉霞妙語如珠，有她在沒鳥看也不會無聊。本人只當司機，不用介紹。說來不算是強大卡司，但箇箇都是十足鳥人。何以見得？看下去便知！

車子經過市區，來到了彎曲的小路，四處都是果園，電線上到處都有珠頸斑鳩

，還不時咕咕的叫着，突然，看見路上橫躺着一隻鳥，緊急煞車，原來是一隻白環鸚嘴鵝，衆人趕緊下車看個究竟，只見其軟綿綿的躺在路中央，也不知是那根筋不對。我想它是吃了灑過農藥的果子，中毒了，只好帶它上車觀察。也不知如何救它。又不能見死不救，林松山擠果汁餵它！心想：「救不活也不能讓它死後當餓鬼。」餵了幾次以後！它突然大叫起來。押押聲中，賞了林松山記鳥糞之後就開始不安份起來，衆人見它體力恢復，趕緊放飛，它亦不負衆望，一溜煙似的不見了踪影。

雨過天晴，森林裏青翠之外免不了陰濕，車子經過泥濘的山路，隨時可見底層鳥類到處亂竄。棕面鶯就在車旁，近得不能用望眼鏡看它。在河谷裏，我們再度見到了已數面之緣的朱鸕，它在枯樹上鳴哇！鳴哇的叫着，並成群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鮮紅色的尾羽，煞是醒目！衆人在忘我之際，都忘了時間。足足看它半個鐘頭。異口同聲說：夠本了。在此有一件事順便一提。因為本地區乃未開發之地，鳥況奇佳，曾發現朱鸕、白頭鵝、白喉笑鵝、花翅山椒鳥等稀有鳥種。從發現朱鸕以來，一直不敢公佈聲張。站在推廣與保護的雙重使命下，實在矛盾得很。

我們曾考慮不把朱鸕列入記錄，後來覺得沒有必要，只要地點不曝光，它們應

該還可以代代繁衍。話歸正傳，不禁要問？到底爲什麼不能公佈？到底是誰讓愛鳥者有鳥看不得？

中午到市集去吃飯。林松山一付不情願，他喜歡山，不想吃飯以後就要趕到海邊去。無奈開車的是我，由不得他。

午后的大肚溪，中游的鳥少得可憐，中沙洲已經退潮，不見群聚的鳥群，着實浪費了不少時間，至此，才開始緊張起來，急忙趕到大肚溪口，就在進入彰濱工業區的那一剎那。（各位鳥友如果最近曾到大肚溪口當可明瞭）。“哪吔安呢”（註：台語）怎麼變成這樣，大片的濕地，只見堆土機到處活動，他們正在堆魚塢呢！以前鳥類的天堂，如今！一言難盡；聽說是地方上的民意代表知道此地是鳥類保護區的預定地，特意在此保護區預定地挖魚塢，以待來日領取補償費。鳥會會員抗議無效，又求助無門。因爲此人是監察委員的弟弟，地方相關單位箇箇怕他三分。以至於眼睜睜的看着它一寸一寸的破壞濕地（潮間帶）。而無能爲力。

賞鳥至此，真是心有千千結，不禁又要問？什麼時候才會人人重視生態、環保？鳥類在什麼時候才可以不被捕捉？不被驅趕？此時的我，賞鳥比賽的得獎與否已不重要，我只擔心大肚溪口以後還有沒有鳥可看。

## 賽後感

——黃蒼松——

本屆全國賞鳥競賽，南投縣支會係透過活動組蔡牧起先生，與研究組謝錦煌老師和會員間共同研商後，遂組成『白耳畫眉隊』及『黃山雀隊』兩隊報名參賽。其一：白耳畫眉，即支會會徽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其二：黃山雀，乃縣境中高海拔的珍稀鳥類；兩者亦同屬臺灣特有種中的名鳥。前者，不僅具有活潑瀟灑的儀態，更以其清脆、嘹亮的歌聲見稱；後者，非但有秀麗雅致的羽衣，襯其扣人心弦的音色和曼妙的舞姿，而同時高高在上的活躍於森林頂層。

賽前曾與蔡先生擬妥路線之先後，並偕謝老師一絲不苟的作了埔里方面的預習，藉以瞭解並掌握此一路段的近況，諒必大家對此次賽會的重視不言而喻。與賽者兩隊共八位鳥友當中，有集經驗、穩健又備受敬重的常務監事張老師就道；和口齒伶俐又擅長司儀的才女蔡秀霜老師；與嫻淑、聰穎的

何曉鳳小姐，三位皆為仁愛高農胼手胝足的同事；以及對植物、鳥類生態學有專精，又精明幹練的臺大農場朋友蔡牧起蔡常務理事（白耳畫眉隊友簡介）。其次（黃山雀隊員）是極具研究精神，又富於領導能力的埔里國中生物學謝老師錦煌常務理事；與秀外慧中、認實篤實又頗富賞鳥經驗的仁愛高農薛老師綺蓮；以及任教於萬大分校既年輕又勤奮、熱衷的張老師泳達；以上成員即是成隊的菁英，更是支會成立的主幹。當然會員中人才濟濟，深藏不露的能者大有人在，那像我就是缺乏藏拙的內涵。

比賽當天整天皆在充滿歡笑而不失嚴謹的態度下進行全程活動，從四月八日清晨六點準時完成簽到、出發，隨即各自騎上機車浩浩蕩蕩奔向近郊藍城至福興之間，沿途有平地這邊幾位日常勤走的鳥友，指著某個據點有甚麼鳥，如數家珍的一一將牠

們點名似的呼之即出。到了八點多再驅車轉往觀音瀑布、人止關、松崗，在山上那邊就完全仰仗當地服務的幾位嚮導解說；和欣賞蔡先生表演唯妙唯肖幾可亂真的鳥叫聲，因為他們平素課外或閒餘即驚飛魚躍的竟日和山鳥為伍，儼然家常便飯、輕而易舉的脫口便能喚出每一隻高山鳥名，昔時賢文所謂「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已在此得到印證。一直到十一點多看過了梅峰、翠峰、鳶峰然後再上合歡山時，一路上硬是盼不著樞鳥、茶腹鵝、火冠戴菊、赤腹山雀和黃山雀等能及時出現眼前。時值繁殖盛期，確是觀賞不少紅胸啄花雄鳥紛作求偶的奇妙動作，和十數隻栗背林鵪毫不戒懼的在馬路旁迎駕，到底是人去看鳥乎？或者是人去給牠們看？偶聞一隻煤山雀逍遙自在的清唱，卻教人望鏡欲穿的瞻前覓後始終未能一睹牠的風采，其餘每站大致略符預計的達

到七十幾個種數，祇是全體與賽鳥友憤然對全興等地生態環境破壞得面目全非而痛心疾首。原先預估在大肚溪口（中沙洲）、污水處理場，以及每年此時會師全興伺機遷返的水、涉禽，如鸕鶿、雁鴨、鷗鷺等科至少也能再增加三十來種以上，詎料，在中沙洲淺灘有人架網逮鳥，顯然對於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漠視，有待加強宣導期能收防微杜漸之效；又加上全興垃圾填海計劃，已將整個濱海地形蹂躪得滿目蕭然不復舊觀；和污水處理池中蔓草撈得空無一物一鳥難棲矣！連最起碼的紅冠水雞僅贖兩隻，大老遠見到人就飛得魂飛魄散，以及常漫步於池間小徑的赤喉鸚亦飛得如吸塵器吸過清潔溜溜；一夥人在觸景慨歎之餘祇發現一群臨將遷徙的姥鸕，和幾處淡水養殖的荒置魚塭裏零零落落的再記下二十餘種而已。

古今中外，每一項賽事

必有其輸贏勝負的結果，惟每位皆胸有成竹，旨在參加不計得失的認知與共識；秉承先聖先賢勝不驕、敗不餒的教誨，與絕不造假虛報的原則下，我們南投鎮支會終以記錄九十四個種數的輝煌成績，僥倖獲得『第三名』，是項榮譽誠為全體同心協力的成果與表徵。

本來深信結合團隊的整體力量和效果理當無庸置疑的，然而經過個人一番回味與省思，纔越發覺得兩隊合而為一堪稱完美搭配的情況下，無形中卻給外隊造就一個極有利的得標機會，其主因出自於每一個記錄鳥隻，必須經過八人全部看到纔能算數的自我規範，即是唯一致命的吃虧關鍵所在，否則，早就記下一百一十數種了。

時迄深夜獲悉名次消息時，頓悟所得成績高下與否雖無關個人痛癢，然亡羊終非補牢之計，昂首面對成敗得失，坦然的胸襟接受事實

方不失君子之風；並記取經驗與教訓以為來日殷鑑，期能增長人生閱歷，一切以『會』為奮鬥的目標纔是上策；則所有榮耀歸功於各位竭忠盡職的表現！歸屬南投縣支會每一名會員。

# 行爲篇

賞鳥人生：雖小道，亦有可觀

現在我該招認了：我是個鳥迷（birder）。這十天來，我跟三位同好一道，在亞利桑納州東南部沙漠和山區尋訪鳥踪。一路上，我開了二千一百四十英里的車，爆了兩個輪胎（租車公司赫茲〔Hertz〕很大方，並不計較），被仙人掌刺傷六七處，收集到一百五十七種鳥，其中有十七種「生平僅見」（lifers），這輩子還是頭一回見到。

我一生捕獲的第六百隻北美珍禽，是胸部淺黃的鸚科食蟲鳥（flycatcher）。當時，我人在華朱克斯山脈（the Huachuacas）中，登臨我最喜愛的那種山的頂峰——這座山可讓你一路開車到山巔觀鳥，然後，鬼趕也似躡回車中享受冷氣。不幸，這趟賞鳥，我們也經歷過一兩次「死亡行軍」（death marches）。這個賞鳥界半正式的詞兒是指：路程太過漫長崎嶇，以致賞鳥的人腦海中開始浮現自己的墓碑，墓誌銘寫著，「尋訪五紋麻雀（five-striped sparrow）之際，此君魂歸極樂世界」，底下莊而重之的刻著這位最近撒手人寰者的賞鳥總清單。賞鳥的人經常被用擔架抬出荒涼的山溝。兩三年前，一群鳥迷爬下梧桐峽谷（Sycamore Canyon）尋訪稀有的赤褐頂苔鶯（warbler），結果，這趟賞鳥之旅變成一場夢

魘，熬過來的人都獲頒一件T恤，上面印著「劫後歸來」（survivor）。當然，賞鳥賞到這個地步已經走火入魔。想想看，不作興賞鳥的人跟這種人結了婚，往後日子多苦，因為這種人生平樂事是花半個小時，討論西部林鸚（wood pewee）的蟲蛀形翅膀，或者開車載全家兜兩小時的風，錄音機一路放著鳥叫聲。度假也是一大問題：對賞鳥沒興趣的配偶，可不樂意大清早五點鐘跑去沼澤、廢水池和垃圾場。如同許多鳥迷，我對美國的廢水處理設施和垃圾掩埋場瞭如指掌——譬如，〔佛羅里達州〕聖彼得斯堡（St. Petersburg）那座壯觀的玩具城（Toytown）垃圾場——但對這些設施和掩埋場所在的城鎮，反而所知有限。

日子還得過。對賞鳥著了迷的人，大多能掩飾自己癖好，假裝過著正常人的日子，譬如說，不在脖子上掛著雙筒望遠鏡出席室內餐會，跟人交談時，正眼看人，而不是越過對方肩膀，去瀏覽天空的隼或鷹。然而，賞鳥的癮——將來可能得師法「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成立「匿名戒鳥癮會」（Birders Anonymous）——還是時時發作。有些人，連專業人員在內，爲了過足賞鳥癮，不惜拋棄事業，有的充當賞鳥團的嚮導，有的跟賞鳥人隨處混混，就像滑雪場

上那幫蹩腳貨。幾年前在德州舉行的早餐會上，一場賞鳥活動結束後，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鳥迷說，他打算放棄英文教授的職位。彼德森（Roger Tory Peterson）勸他打消這個念頭。彼德森說：千萬別把一輩子斷送給鳥兒。這位鳥迷說：「有何不可？你自己不也是嗎？」彼德森答道：「沒錯，但我這樣做是為了拔得頭籌啊。」

這個現象似乎顯示，走火入魔的大多是男性鳥迷。一般來說，男女賞鳥態度不同。女人比較著重鳥的外型美和風姿。男人也震懾於鳥的美和風姿，不過，更強烈的動機是獵取和蒐集（詳作清單），把賞鳥變成一種活動，類似收集口香糖卡片和狩獵，或者，如同近來常見諸報端的那種更具金錢色彩的貪婪。最傑出、最積極的賞鳥人，有些固然是女性，但向美國賞鳥協會（American Birding Association）提呈觀賞珍禽清單的，大約九成是男性。這使現代的賞鳥活動豪上一種陽剛（macho）色彩，很不對一些人胃口，有時還使玩票或尋常的賞鳥人和狂熱的同好產生摩擦。

一九八〇年，也就是目前賞鳥熱出現之前，魚類暨野生動物管理局（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報告：美國有兩百萬專心致志的賞鳥人，構成賞鳥活動的

核心，這些人能一眼識別一百種以上的鳥，另外有五百萬相當入迷的賞鳥人，能辨認四十種以上的鳥，外加五千三百萬偶爾玩票的賞鳥人。據說，第三種賞鳥人包括一切曾經望向窗外觀賞山雀（chickadee）的每一個人。這些數目誠然驚人，不過，今天賞鳥的人可能更多得多。

賞鳥活動日益普遍，精密的辨別和追蹤技術也日益普及。北美洲現有的八百五十多種鳥，其中大多數的飛程、鳴叫和行爲，許多賞鳥人都很清楚。賞鳥人和獵人一般都很合得來，這是原因之一。威克斯鎮（Willcox）高速公路艾克森加油站（Freeway Exxon Station）老闆葛連（Tommy Glenn）替我們修補爆胎時，我們發現，他的一個貨架上擺著一對蒙特祖馬鵪鶉（Montezuma quail）標本。獵人管這種鳥叫「孟氏鵪鶉」〔Mem's quail〕。我和葛連都知道，鵪鶉的飛行是循曲線進行的，而且，這種鳥有個怪癖：五月找上了對象，要等到七月才雙宿雙飛。可是，我這知識來自書本——我從沒見過這種鳥。兩天後恰逢國殤日（Memorial Day），我下山來，帶著每一種我想要的鳥，除了那出沒無常的鵪鶉。我在高速公路艾克森加油站歇腳。笑笑逗逗，聊了十分鐘後，我告訴葛連，我真想看看鵪鶉。他說：「用午餐吧，我去打點狗

# 高蹠行鵠如是說

山間雲

兒。」我們開車走了好長一段路，經過印第安阿帕契族（Apache）酋長柯奇斯（Cochise）在騎兵山（the Dragoons）中的老巢，經過海倫圓丘（Helen's Dome）——麵包形的一座石崖，當年海倫瑞格斯（Helen Riggs）為免落入阿帕契人手中，從那兒跳下。葛連兩個朋友加入我們。六條大漢加三隻狗，鵠鵠想逃，門兒都沒有。活鳥第六〇五號，歸入「意外得自善心陌生人」項下。我們賞鳥人對鳥類的名稱總是一絲不苟，然而，在我的筆記中，那隻鵠鵠將永遠叫孟氏鵠鵠，而不叫蒙特祖馬鵠鵠，以紀念獵人葛連。

約翰李奧（John Leo）撰文

李永平 譯

轉載自美國新聞世界報導

張淑絨 提供

假若我唱起關渡之歌  
請各位在薄暮之堤岸集合吧  
令人懷念的沼地裡  
且與我期求棲息之易

向陸地壓迫的輕航機  
無論何時總震顫著回憶  
我的心就是如此碎地  
春天在山邊在夢裡難再來啣

眩目的夕陽  
於荏草之窗口  
「疲憊了」以無奈的聲音 它說  
「我之天空將完全空蕩著  
僅有化成鳥的雲在飛」

附隨著晚風的流動  
哭泣吧 過眼絲潤濕於凋零敗落  
萎謝的友伴們  
慘澹那被滅絕的脆弱  
而哭泣的聲音呢  
一向都響在那無法唱歌的  
時刻

# 辨蜂鷹

林文宏

蜂鷹（*Pernis apivorus*，舊稱「雕頭鷹」）在猛禽中以特殊的食性聞名：食蜂，尤其是胡蜂的成蜂、幼蛆、蛹等，此其名稱來由。

蜂鷹廣布古北區，北方的族群皆會季移，南方則有留鳥族群（也可能是另一獨立種）。台灣的蜂鷹狀況若何？數量若干？仍待有心人的探究，本文的目的在整理其識別要點，以喚起更多鳥友尋找牠，重視牠。

## 1. 羽色

筆者首先要強調：蜂鷹的羽色極其多變，在全世界的猛禽中數一數二，絕非容易用羽色辨認的鳥。其多變的部份是「腹半側」（Underpart，包括前頸、胸、腹、尾下覆羽、脛羽、翼及尾等飛行時所有朝下的部份）；至於其「背半側」（後頸、背、翼及尾等飛行時所有朝上的部份）大體是一致的褐色，惟個體間深淺有別，且幼鳥有異（下段再述）。所以以下提到的羽色，若非特別註明，皆指腹半側而言。

就腹半側而言，胸腹及翼下覆羽所構成的三角型（圖①）大體是同一個顏色；我們可依此區域為準，將蜂鷹分為三大色型：

①白色型（以W表之）：由純白、污白到米黃。

②黑色型（以B表之）：如鳶之深褐色。

③赤色型（以R表之）：由淺褐到似赤腹鷹體側之橙紅。

若此區域有斑紋，則依底色來歸類。此三型的比例，日本與歐洲的資料皆顯示R型最多，佔6—7成，而W、B兩型各佔1—2成。在台灣而言，未有夠仔細的觀察統計，但依筆者在全省各地所曾見過的近百隻蜂鷹的印象，R型較少，約2成，而W、B似乎相等。

## 2. 性別與年齡：

不論羽色為何，成鳥的性別及幼鳥（juvenile，以J表之）皆可由下列原則分辨出：

♂：頭鼠灰，眼之虹彩深色，嘴及蠟膜藍灰色；翼後緣（即次級飛羽末端）鑲黑邊；尾末端黑帶及次末端白帶皆粗而明顯。（見圖②）

♀：頭褐，虹彩黃，嘴及蠟膜藍灰色；翼後緣無黑邊；尾末端黑帶窄而不顯，尾帶深淺對比不明顯。（圖③）

J：頭淺色，虹彩褐色，嘴基及蠟膜黃色；次級飛羽底色較暗，上呈網紋狀，後緣亦無明顯黑帶；翼端飛指（即初級飛羽最外6枚的尖端）粗黑；尾有4條等距黑帶，但不明顯；部份W型的幼鳥其背半側大覆羽及尾上覆羽為白色或淺色。翼整體輪廓較寬短。（

見圖④⑤)

此外，不論何型及年齡，由於飛指與次級飛羽通常顏色較深，而夾在中間的部份（即初級飛羽內側5根）就顯得較淡，形成一塊淡色區。這在頂光時特別明顯，是利用羽色辨認的一大幫助。但請注意並非每個個體都有此特徵。

### 3. 慎思明辨：

由上述種種組合，蜂鷹可能與其他猛禽混淆的情形如表(-)。

### 4. 飛行特徵：

蜂鷹羽色誠然多變，但其飛行時的輪廓與方式却都一個樣，這才是有經驗的觀鷹人所賴。

#### ① 輪廓：

頭小頸長，翼展略小於大冠鷲或鳶；典型的滑翔姿態為翼前緣折曲，後緣平直或略呈淺S型類似鳶；尾常略張呈30度角。（見圖④）

#### ② 翼面：

不論盤旋或滑翔，其翼面皆呈水平，不若大冠鷲或 *Circus* 屬上揚，也不若 *Aquila* 屬或鳳頭蒼鷹 會下壓。

#### ③ 行爲

鼓翼深沈而緩慢；最常弓著雙翼直線滑翔。此外獨特的行爲包括：縮翼伸腳垂直俯衝（或僅作俯衝狀）、雙翼垂直上舉快速鼓掌。常短暫停留於樹頂，然後變換

位置或潛入林下，據悉可能在追蹤地面的蜂。

過境期時常單飛成5隻以下的鬆散集團，或混於灰面鷲群中。

### 5. 近身觀察：

若您有機會遇見蜂鷹的標本或籠中鳥，則上述方法全部失效，您需要的是細細觀察其演化上的特徵：

① 嘴小頸長、眼嘴間密佈硬而細小的鱗狀羽（其他所有猛禽此部位皆裸露無羽），鼻孔狹長斜開，眼眶不深陷、肩部不突出，顯露出溫馴的眼神。

② 腳黃，趾與爪纖細，與其個子不相襯。

③ 較淺色的個體通常有不規則的黑色頸圈，有些且有眼線。

以上前兩點與其食性有關，為什麼？請您細思量。

後話：吾友數人，分別攝得蜂鷹佳作，名之曰「雀鷹」、曰「澤鷲」、曰「赫氏角鷹」。有感乃整理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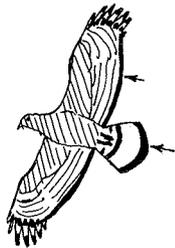
### 參考資料：

1. 川田隆，1988，「ハチクマの雌雄と幼鳥の識別」，「野鳥」No. 506, 1988，日本野鳥の會。
2. B. Gensbol, Birds of prey of Britain & Europe.
3. Steyn, Birds of prey of Southern Af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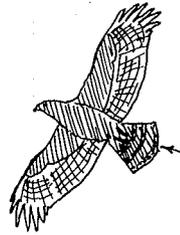
4. 劉川先生慨借二十餘張蜂鷹幻燈片以供分析，謹此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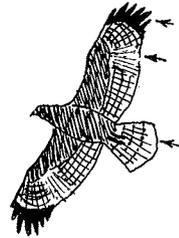
圖①：定義蜂鷹色型的三角型區域



圖②：黑白對比的尾帶及翼後鑲邊是雄鳥的特徵



圖③：雌鳥的尾端黑帶不明顯或缺



圖④：幼鳥翼端黑，尾帶不明顯，翼上常有一塊淡色區



圖⑤：部份白色型幼鳥背上有明顯白斑，尾上覆羽亦白

(表一)

蜂鷹	相似種	辨異
B	鳶	後者為魚尾，且後者翼展及飛指更長
B ♂、R ♂	大冠鵟 A、J	尾紋近似，但後者尾的比例較小，且飛行特徵顯著不同（見 4）
W	鵟	後者較寬短（尾、翼、身體皆然），且尾潔淨無粗紋
全部	赫氏角鷹	後者翼極寬，4 條尾帶等距且黑白對比明顯
J	Aquila 屬 J	後者較大，有翼帶
J	Circus 屬 ♀	後者翼窄長，飛行特徵顯著不同（見 4）

# 貓空賞鳥

呂永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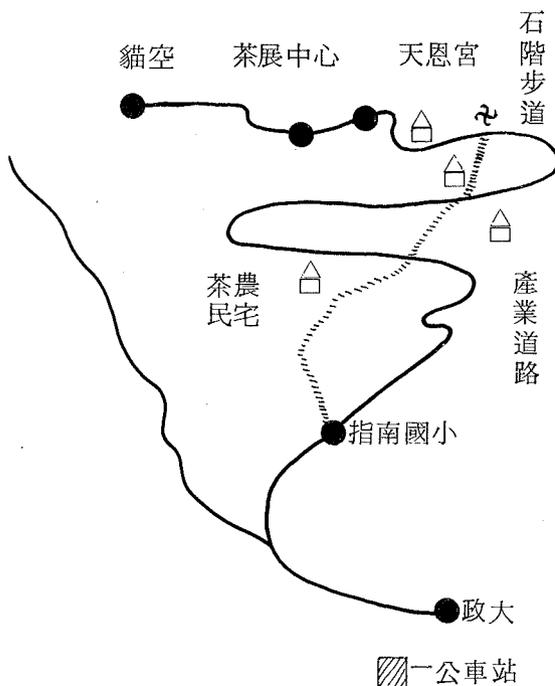
貓空，這一地名非常陌生，但提起木柵鐵觀音茶葉展示區，就讓人了解地域方位了。以知性之旅來舉辦貓空賞鳥，可賞鳥、可品茗，更可以和純樸的茶農談談炒茶的過程，展示中心展出的老式新式製茶機器，都能滿足大人和小孩或年青人的求知慾，有空請到貓空一遊！

- ①由開封街搭乘往政大公車，政大校門口右側有登山路線圖，沿途有登山指標，不慮迷路。
- ②政大校門→指南國小→天恩宮→茶葉展示中心→貓空，原路折回，非腳健者可搭乘小型公車回政大（1小時一班）。
- ③全部行程單程6公里，來回12公里，天恩宮福利社可補給午餐飲料食品等。
- ④星期日來往車輛頻繁，產業道路實非最佳路線，如沿石階步道（自指南國小左側沿石階上達天恩宮附近，約3.5公里）沿途景觀頗佳，鳥況尚可，可遙望指南宮，遠眺台北市，茶園山花，風景清新，路途較近，且可避開車輛，不致考慮鳥友

行路安全及車輛排氣噪音之苦。

- ⑤常見鳥種：五色鳥、綠繡眼、山紅頭、白頭翁、麻雀、紅嘴黑鵝、樹鵲、褐頭鷓鴣、小雨燕、洋燕、棕沙燕、小白鷺、魚狗、白鵲鴿、灰鵲鴿、小彎嘴、黑枕藍鶺鴒、短翅樹鶯、黃尾鶇、大冠鶯等。

## ⑥路線圖：



# 必也正「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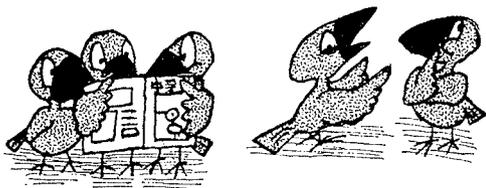
向羽

各位鳥友大家好，想必大家與小弟一樣，在賞鳥過程中遭遇到一些問題。問題之一就是中文鳥名看不懂，不會唸。中國歷史的悠久在此發揮出它的威力，造就出這麼許多的字，孤僻冷傲到中國人都看不懂自己的文字。連小弟我在寫這一篇時，都無法打包票說這裏面沒有寫別字。真的是這樣子啦！

因此，小弟花了一點時間跑到中央圖書館，查了中國辭典及辭海，終於使這些字的原音顯形。以下所列均是本人不會唸的字音，及曾聽過別的鳥友唸錯或不會唸。均一一列出。希望各位鳥友花點時間熟悉這些字音，使往後新進的鳥友及不認識這些字的鳥友，都能從各位的口中得知正確的唸法，不再以訛傳訛下去。希望鳥友們有任何的意見及指教，請不吝賜教來函告知，小弟在此先謝謝各位。

- 鷓鴣 チ：鷓鴣。
- 鴿 フ：鴿。
- 鴉 ク：大水鴉鳥。
- 鸚鵡 フ：暴風鸚。
- 鴉 ク：大鴉、小鴉。
- 鴉 ク：鴉。
- 鸚 ク：鸚。
- 鴉 ク：澤鴉、灰澤鴉。
- 鴉 ク：樹鴉。（此音常唸錯）
- 椒 ク：紅山椒、灰山椒。
- 鴉 ク：野鴉、黃尾鴉。
- 鴉 ク：棕鳥、小棕鳥。
- 鴉 ク：矛斑鴉、花尾鴉。
- 鴉 ク：茶腹鴉。
- 鴉 ク：褐鴉。
- 鴉 ク：白胸燕鴉。

1990. 4. 7.



# 從<sub>ㄉㄨㄥˊ</sub>認<sub>ㄩㄥˊ</sub>字<sub>ㄉㄚˊ</sub>談<sub>ㄉㄤˊ</sub>起<sub>ㄟ</sub>

王季新

鴝，音減，又唸做避，  
鸚，音翁，如寬嘴鸚  
鴨，音師，如茶腹鴨，不唸做式或知，寫法也懂一種。  
鵝，音東，如白眉鵝。書上查不到鵝的唸法，許是印刷體鵝字之別。  
鴉，音屋，如黑臉鴉。書上查不到這個字，姑且唸之。  
鴉，音消，如長耳鴉，不唸做惡。  
鴉，音渠，如栗背林鴉。  
鴉，音學，如灰鴉，不唸做河或其他發音。  
鴉，音吃，如鴉鴉，  
鴉，音遇，不唸做穴。  
鴉，音衡，又唸做橫，如小環頸鴉。  
鴉，音胡，不唸做告或古。  
鴉鴉，第一個字音遇，不唸做碗。  
鴉鴉，書上有鴉無鴉，音西。  
大掠鳥，中間的字唸涼，不唸做略。  
紅領瓣足鴉，中間的字唸羊，不唸做變。  
鴉鴉，音而苗，非耳苗。  
樹鴉，音樹夭，非樹料；鴉，又唸做謀或謬。  
鴉鴉，又做鴉鴉，音關題，非關涕；也可唸做劈梯。  
鴉鴉，音集靈，非脊楞。  
鴉鴉，音盧慈，非盧茲。

幾次出席活動，偶爾遇到一兩位許是資深的鳥友，態度謙遜待人誠懇者有之，表面權威賣弄專業知識者有之，凝聚小集團倚附權威棄新鳥於不顧者有之；個人以為郭大鳥頭若干年前所言不假：鳥人總是習慣在自己的望遠鏡裡去尋找世間的美好！因之敝人多少也感覺到離開望遠鏡後的失落、世俗、不安全感和孤苦無依。如果察覺不到自己象牙塔裡陰暗的一面，不斷的在潛意識裡分出你我，何謂合？何謂不合？自己給自己二分化，又藉著肯定自己的二分去劃分別人的合與不合；情況雖不嚴重，却是鳥頭們資深者與自許為資深或權威者的隱憂，往後成長，不可不慎！

有些鳥友們知俺姓名，但不知俺為何物?! 未報大名之前總是以冷面相許，不好也不妥。人際關係總是以誠出發，廣結善緣也是以勤開始，何必太去在乎對方的窮富美醜？若是緣於自己的膽怯和不開朗，孤獨的鳥人永遠不及形單影孤的翠鳥，如何能在水波之上勇往直前、亮麗耀眼!? 風不會對著一個人吹，透過一千九百五的鏡子與一萬四千一的鏡子所看到的世界完全一樣，不會為後者開出特別美麗的花朵。（不要與我強辯解像力的清晰！）

下次我們再相遇，可否在第三者或是衆人面前提一些大家都有興趣的話題，說一些我們都想知道的鳥語，不清楚的也不

要太現，免得造成旁聽者的謬學；我們都不是專家，只是想和您們親近一點，互相分享和討論一下鳥類和鳥會的明天能否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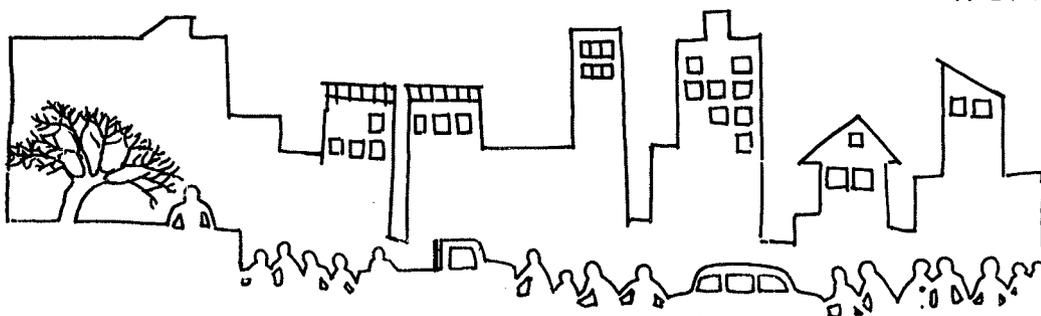
前年俺在籌備第一屆中山區優秀青年選拔活動時刻，第一次籌備委員會中俺召集，見出席代表中有一小女生頭髮乾燥枯黃，身型削瘦矮小，乃故做親善之狀詢其芳名，「姓耿！」「怎麼寫？」「一個耳朵一個火。！」我心裡想一個「β」一個「火」？有這個字嗎？藐視之情相隨心生，對方見我狗眼看人低，一張名片就遞了過來：「律師高等考試及格、執業律師耿…」差點沒暈倒，後來她被提名表揚而退出籌備工作，等到評審結果發表一看她人事資料，才23歲！而且與我是小同鄉，在國

內的山東東平人士除了有位拾荒興學的王貫英老先生，她竟然是我所遇見的第二位鄉親；自此以後深受教訓，再也不敢待人不真誠了。臺灣小島視野狹窄，幾十年下來泱泱大國的風度沒有保留，不懂民主法治的自私與需要被奴役的劣根性却早已取代五千年文化，儒家思想再怎麼不好，總比現在一切向錢看要有點人性。鳥人不能只懂鳥性而漠視人性，或許俺表達的誇張了點，却是為新鳥和生鳥表達幾許期盼的心聲，且讓我們從認字開始，至少有些正確可靠的吹噓，因為知道並不代表擁有，而擁有必須經過練習，這正是：

玳瑁帶妹非戴帽，  
鳩鴿寒桌是八哥。

# 您對地球溫室效應的“貢獻”

林志誠 譯



工業廢氣不是溫室效應唯一的罪魁禍首；您所點亮的每一盞電燈，背後都發散出二氧化碳進入大氣中。

電器設備和大氣污染的關係		
電器設備種類		二氧化碳發散量 (以磅為單位)
彩色電視機	每小時	0.64 磅
蒸氣電熨斗	每小時	0.85 磅
真空吸塵器	每小時	1.70 磅
家用冷暖空調機	每小時	4.00 磅
電烤箱	每小時	12.80 磅
電風扇	每天	4.00 磅
無霜電冰箱	每天	12.80 磅
水床的加熱器	每天	24.00 磅
水床再附加恆溫器	每天	再加 12.80 磅
乾衣機	每次	10.00 磅
洗碗機	每次	2.60 磅
烤土司機	每次	0.12 磅
微波爐	每使用五分鐘	0.25 磅
咖啡調製機	每沖泡一次	0.50 磅

以上粗略的二氧化碳發散量統計表，是以一般常用品牌家電產品測試，假定所有電力來自燃煤發電廠，再以美國本土東方生產的燃煤和西方生產的燃煤的平均燃值換算而得。（東方煤的燃值較西方煤略高）

點亮您的電燈將會耗用多少燃煤？發散出多少二氧化碳？空氣污染溫室效應我們可以歸咎於您的電燈泡嗎？在美國，電力公司的總發電量有一半以上來自燃煤發電廠，燃燒化石煤是二氧化碳廢氣增加的主要原因，二氧化碳是溫室效應的禍首之一，其他禍首幫凶還有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和氟氯碳化物。

科學家採樣比對空氣品質，認為今日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比二百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又預估到了公元二〇五〇年，二氧化碳的含量將倍增。然而，情況並非全然地悲觀，科學家將研究並精確地計算，如何去高效率地燃燒化石煤，並減少有害廢氣。

許多科學家發出了地球行星溫室效應的警報，也許您想了解您所使用的電力能源是如何計算的，電力公司給您的帳單是以千瓦為電力單位，舉例來說如果您點亮一盞一百瓦的電燈泡連續十個小時，那麼您就用了一瓩的電力。

讓我們假設您點亮一盞一百瓦的戶外夜燈，每晚以八小時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計算出來您這盞戶外夜燈一整年使用的電力是二百九十二瓩。您這盞戶外夜燈所耗用的能源，很可能就是由化石煤轉換而來的；在白天，工廠開工生產，電力需求達於頂點，於是所有燃油發電廠和天然氣發電廠也都全能發電以因應電力需求。您可以說別忘了還有水力發電和核能發電，但是在美國，水力發電和核能發電的發電量只佔總發電量的四分之一，所以我們仍然假設您的戶外夜燈使用的電力來自化石煤。

在您家中，您每耗用一瓩電力，在電線的另一端燃煤發電廠就要燒掉一點二八磅的化石煤，您的戶外夜燈一年耗用二百九十二瓩電力，也就相當於三百七十五磅的化石煤。二氧化碳是由一個碳原子和二個氧原子組合而成，而化石煤的成份有百分之八十四都是碳原子，所以一磅重的煤燃燒之後會產生一點八磅重的二氧化碳，換算出來您的戶外夜燈一年散發出六百七十五磅重的二氧化碳。在海平面和室溫的條件下，一磅的二氧化碳它的體積是八點七五立方英尺。也就是說您這盞戶外夜燈

一年散發出六千立方英尺的二氧化碳廢氣，這該您負責。這還僅僅是一盞燈呢。如果您每個月耗用一千瓩電力，那您就散發出二萬八千零六十二磅的二氧化碳廢氣，它的體積是二十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四立方英尺（放在足球場上堆起來有五英尺高）。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改用其他燃料？燃燒石油或天然氣也同樣地會散發出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污染物。核能發電廠不會散發出二氧化碳，但是有冷卻水廢熱的問題，而且工程師不敢保證核能發電廠百分之百的安全，就讓我們假設核能發電廠百分之一百安全好了，您可知建造一座核能發電廠需費時十年，地球溫室效應的麻煩現在就有了，我們不能等十年之久纔謀求解決之道。

這裡有一項簡便的方法，早日淘汰您的傳統型一百瓦的白熱燈泡，代之以新型的螺旋座日光燈 screw-in fluorescent，這種新型日光燈極省電，祇需十三瓦的電力而照明度和一百瓦的白熱燈泡相同，舊型白熱燈泡一年耗電二百九十二瓩，而新型日光燈一年用電量是三十八瓩，省電百分之八十七，也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七的二氧化碳污染，又省錢，一年可省下美金二十元。（台灣電力公司的燃煤來自美國，發電成本和美國不相上下，一年可省下台幣五百二十元，買新型日光燈的支出只一年就回收了。）

一盞電燈看起來微不足道，可是如果全美國一億個白熱燈泡都改用新型日光燈，我們將一年少散發二千九百七十萬噸的二氧化碳，一年省電 8500 百萬瓦特 megawatts，相當於十七座 500 百萬瓦特發電規模的燃煤發電廠！

您還可以更省電更省錢，改用高 E E R 值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的電冰箱和冷暖氣機；E E R 值十二的冷氣機比 E E R 值八的冷氣機省電三分之一。

一盞省電型電燈看起來所差無幾，別忘了，小兵立大功，一億盞燈都省電，則功效大矣。

譯自國家野生生物協會會刊 一九九〇年二~三月號

# 南美熱帶雨林的浩劫

吳連亨 譯

巴西西部的天空，不久將暗無天日。其所以如此，乃是當地農民及屯墾者為獲取耕作地與畜牧而每年定期大規模地焚燒境內亞馬遜（Amayon）河流域的熱帶雨林。雖然，今年滂沱的大雨的確減緩了焚燒的速度，但當乾旱季節來臨時，焚燒雨林的熱潮將達到顛峰。去年，在隆多尼亞（Rondonia）省，由於焚燒雨林的濃煙密度過高，乃迫使首都波多維勒（Porfo Velho）當局宣佈關閉僅有的機場。據估計，這場人為浩劫竟造成約12,350平方英哩的雨林淪為灰燼，其面積甚至大於比利時。今年，預料將有另一場“玩火盛會”，科學家們、環保人士及電視工作隊乃不惜千里迢迢、不約而同地趕赴波多維勒市以目睹這一年一度駭人耳目的毀滅行爲。

在歷經多年來的漠視，今天，整個世界終於意識到亞馬遜河所瀕臨的危機已是刻不容緩。現在，它的問題已演變成人們援救地球上遭人類自身所破壞的生態環境之行動的第一項課題。保育人士長久以來所呼籲的“救救熱帶雨林”（Save the rain forest），現在終於獲得政治領袖、學術界及搖滾歌手的共鳴。然而，這項行動却再度觸發近年來才注重環境保護的富裕工業化國家與一向認為外來干預係侵害主權的第三世界貧窮國家間的敵對行爲。

其中最嚴厲的譴責則是針對巴西。他們怪罪巴西既為南美最大國，擁有大半個亞馬遜河流域，但對影響人類深遠的雨林資源却不知愛惜，任其遭受破壞，如今，全世界各國政府首長們異口同聲地力勸巴西當局立刻阻止這種焚燒雨林的行爲。為瞭解實況，包括由納西州參議員郭爾（Al Gore）及羅德島（Rhode Island）參議員約翰·查菲（John Chafee）在內的兩組國會代表團於今年初（1989年）曾先後赴巴西現場觀察熱帶雨林的蕭條景況。稍後，郭爾評論道：「雨林被破壞程度真叫人難以置信，甚稱為歷史上的大悲劇。」

事實上，這一大片環繞亞馬遜河及其支流的綠色森林，在過去四百多年來就一直遭受到屯墾者及產業界無情地摧殘。可是，這大片雨林却仍然生機盎然，破除各種毀滅性的預言。然而，今天伐木工人砍伐森林、堤壩洪水氾濫及淘金者以水銀污染河水，亞馬遜河的悲慘下場已不再是舊日危言聳聽的預言，它所面臨的危險處境早已迫在眉睫。在秘魯（Peru），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種植古柯樹（CoCa）來製造古柯鹼（Cocaine）。誠如巴西亞馬遜河研究機構的菲利普·費恩塞（Philip Fearnside）所言：「沒有人可以肯定何年何月這片熱帶雨林會自地球上消失；但是，只要目前的危險處境不改善，則它的

毀滅是必然的。」

果真如此，則這將不只是南美洲地區的災難而已，它的禍害將殃及全球。溼潤的熱帶雨林的特色包括：(一)環環相扣的枝葉所形成的蔽天頂蓬保護著棲息其下的動物，使牠們免受風雨侵襲了(二)種類龐雜的動、植物相。假如這片雨林消失，則據估計將近 1,000,000 種的生物也將一起消失。此外，焚燒熱帶雨林也將導致地球上氣候型態的巨大變化。例如依據溫室效應 (the Greenhouse effect) 的理論，地表的溫度將逐漸變熱。誠如美國史密森博物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研究員 Lovejoy 所言：「亞馬遜河流域是生命科學的寶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藥方實驗室及大地氣象的調節器 (a flyicheel of climate)。」

可是，巴西人民却認為這些譴責聲浪所造成的壓力是一種不公正的外來干預及西方工業化國家藉犧牲開發中國家的利益以維持其經濟優勢地位的可恥行爲。因此，巴西總統荷西沙尼 (José Sarney) 乃起而駁斥外界批評爲：「不公正、蓄意誹謗、及不厚道的行爲。」他也爲巴西爭辯，認爲巴西在一千一億餘億的外債負荷下又如何掌握其經濟發展呢？同時，他也質疑：像美國這樣比其他國家散佈更多污染物質的國家，又憑什麼來教訓像巴西這樣貧窮的國家擔負起對人類的重大責任呢？

然而，在國內沙尼總統也遭受兩股抗爭勢力的困擾。占優勢的一方，即是由貪官污吏所擁護的屯墾者及產業界，他們是以剷除森林以獲得土地爲目的。另一敵對勢力則包括數以百計、力量薄弱的保育團體及將因森林被摧毀而面臨生存威脅的印第安族人及依賴橡膠樹爲生的橡膠採集工人。雙方抗爭的結果已造成橡膠工人領袖奇戈。孟迪士 (Chico Mendes) 因結怨農莊經營者而慘遭殺害，成爲舉世聞名的環保烈士。

任何人只要見識過亞馬遜河流域的遼闊、浩蕩，必然輕易地體會這種爭權奪利的心態。該河河面及廣大森林面積廣達 2,700,000 平方英哩，除了巴西外，尚延伸至其他八個國家，包括北方的委內瑞拉、西側的秘魯及南部的玻利維亞 (Bolivia)。假如有隻喜好冒險的猴子，牠可以從安地斯山 (Andes) 山麓攀爬上森林頂層，在 200 英尺高的樹林中，沿途擺蕩穿越 2000 英尺長的樹林後便可抵達大西洋沿岸。(泰山!) 亞馬遜河本身係匯集 1000 條以上支流的河水而成，綿遠流長達 4000 英里，僅次於世界最長的尼羅河 4100 英里。然而，它的流量却是舉世無雙：每小時亞馬遜河注入大西洋的水量爲 170,000,000,000 加侖，是尼羅河流量的 60 倍。即使是上游 1000 英里長的河面，由於過於遼闊，幾乎不可能瞧見對岸的陸地。

由於亞馬遜河流域內的叢林相當濃密、動植物相十分豐富，以至當今地球上生物學家均無法詳盡地描繪出它的生命形態。根據1982年一份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研究報告，光是一塊4平方英里大的雨林區即可能孕育了750種樹木、125種哺乳動物、400種鳥類、100種爬蟲類及60種兩棲動物。此外，有許多在此地生長的動植物也展現了“亞馬遜河式”(大型)的尺寸。例如荷葉直徑3英尺以上者比比皆是；蝴蝶的翼展也常大於8英寸；另有一種紅魚(Pirarucu)，甚至可成長到7英尺長。在叢林生態系統裡，大自然很公平地均賦予每一種生物一套求生的技巧。毛毛蟲偽裝成蛇、植物可散發出腐肉臭味吸引蒼蠅以協助傳播花粉、樹木則趁河水氾濫時利用魚類代為播種他地。

然而，亞馬遜河區的多元化特性並非只適合作為電視專題報導的良好素材而已。熱帶雨林實可視為生物演化的知識泉源，人類對它的認識愈多，則受益也愈大。對農藝學家而言，熱帶雨林簡直就是一片蘊藏豐富食物資源的樂土，化學家們則四處查尋搜証該區動物與植物和平共處的神秘組合。例如皮桂樹(Piquia free)能分泌出一種化合物以對抗每年對南美農業造成數百萬美元損失的切葉蟻(Leaf-cutter ants)。這樣的化學分子自然較

“人造殺蟲劑”易受人青睞。另外，有些取自叢林的化學分子已為人類提供治療高血壓或腫瘤的新處方。相信這些隱藏於亞馬遜河雨林裡動植物的遺傳基因的寶貴資料，終將成為解決人類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的關鍵。

科學家們相信，亞馬遜河雨林的破壞將使氣候更迭秩序混亂。由於雨林區可產生大片雲團，因此它的生態體系自然地影響太陽熱能在全球的分佈情形。任何破壞這種正常運作的干擾行為將造成既深遠且難以預料的後果。此外，熱帶雨林本身儲存達75,000,000,000公噸的碳化物，若經燃燒，則將釋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於大氣層中。原先大氣中早已充塞著工業先進國的工廠及汽車所排放之二氧化碳，如今又大規模地焚燒熱帶雨林則將加速二氧化碳所形成的熱量積聚而擴大溫室效應。到目前為止，雖然沒有人能指出二氧化碳大量聚集的危害程度，但科學家們深信全球氣候必將逐漸變熱，甚至造成氣候的急遽變化。

由於破壞熱帶雨林所可能造成的預期災難已普遍受到重視，“拯救亞馬遜河”的呼聲乃成為1989年的訴求焦點。名歌手馬丹娜(Madonna)特別在紐約舉辦一場名叫“勿對叢林動粗”(Don't bungle the Jungle)的慈善義演。孟迪士烈士的故鄉夏普里(Xapuri)也成為記者、仰慕者的聚集點。包括名演員勞伯瑞福(

Robert Redford)在內的電影製片家們更是爭奪授權以拍攝孟迪士的個人傳記。

在面對國外的巨大壓力及國內環保人士的指責聲浪中，巴西政府終於也採取了因應對策。今年四月，巴西政府終於公佈了“急救章”式(a hastily Patched-together)的保育法案。名曰：「我們的自然界」(Our Nature)雖然法條措詞不清，但有些可行性條文，例如暫時取消各種導致雨林被任意破壞的賦稅獎勵辦法(tax incentives)。巴西政府新成立的環保局生態保育組長也表明巴西政府立場“不再排斥環保團體”。

可是，許多巴西人民仍深信亞馬遜河城這一大片綠色大怪物是不可能自宇宙中消失。在談到國內某項備受爭議的水力工程時，一位巴西籍顧問則認為，與亞馬遜河的浩大相比，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甚至巴西總統沙尼也認為。要摧毀雨林實非易事，因為它本身就具備強大的再生能力(recuperative powers)。

是的，有時候雨林會被誤認為是一片脆弱的森林。如果不受外界干擾，憑它自給自足的生態體系，就可以生生不息。可是，它却無法承受人類的侵襲，更不適合被變更為農牧用地。許多屯墾者後來均承認，對亞馬遜河抱持著美好憧憬實無異寄望於海市蜃樓(an illusion that vanishes when grasped)。

雨林本身的運作功能正如同一個結構精密的有機體，可以自行製造及消耗大部份的養份及溼度調節。當樹木受陽光照射，葉面水氣便開始蒸發。掠過頂層的氣流則集中這些水蒸氣而形成雲層，接著就是一陣傾盆大雨。死去的動物或枯萎的植物則迅速腐化或分解，結果所形成的養份又自土壤中被生長中的植物所吸收。由於雨林的循環體系效率高，因此不容許任何腐化物滲入臨近的河流。

一旦砍伐殆盡雨林的樹木，則將呈現一片荒漠景象。因為亞馬遜河區的土壤相當貧瘠，根本就不適合農業發展，而雨林區之異於別的生態環境，就是它所具有的超自然能力，即使任何野草都無法生根的不毛之地，它也能欣欣向榮，生機盎然。

自古以來，一批又一批的開拓先鋒們在亞馬遜河區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均告功敗垂成。例如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兩度企圖在雨林區開創一個橡膠王國，可是每當蔽日的頂蓬被砍除後，底下的橡樹便禁不起烈日、大雨及害虫之侵擾而枯死。1967年，有位美國富翁在雨林區試圖栽培進口樹木以發展伐木業，但由於估計錯誤，進口樹苗仍不可避免地害虫侵襲下完全枯死，因而在1982年乃迫使這位富翁終止該計劃。

同樣地，巴西政府也進行自己的開發策略。在1970年代初期，政府興建了一條自東海岸至西側秘魯邊界的跨越亞馬遜河公路。這項工程的動機係以模仿美國開發西部的作法來促進土地的全面利用。爲了鼓舞屯墾者能大力開發原始叢林，政府不但協助解決運輸問題，而且還制定各種獎勵辦法。例如允許屯墾者取得自己所砍伐之林地的所有權。然而，在1970-74之間約8000戶屯墾家庭曾對政府這項措施表示全力配合，可是，到頭來却又是一場夢。原來，雨林區的土地遠不如美國西部草原的肥沃，農產量在第三或第四年便開始急遽減少，大多數的屯墾者乃因而放棄努力，一走了之。

很不幸地，過去破碎的夢並沒有驚醒當代巴西人民對它的美好憧憬。同樣地，巴西政府也不斷地自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歐洲共同體（the European Community）及日本尋求貸款及技術援助以修築道路、水壩、屯墾區。其中對雨林區形成巨大威脅的是一個大型的採礦作業中心及一條配合屯墾區發展的公路系統。

該採礦作業中心斥資三十五億美元，佔地324,000平方英哩，座落於亞馬遜河東岸，規模居世界第一，主要任務，爲開採巴西盛產的礦產，包括鐵、錳（Manganese）、鋁、銅及鎳。其中大型的鐵砂鍊製廠已於1985年開始作業，雖然它的營運並未

對雨林造成巨大影響，但問題的癥結，則在於將鐵砂燒成銑鐵的鍊製廠。因爲鍊製廠鍋爐的火力來源以燃燒木炭爲最經濟的方法，附近的雨林自然淪爲刀斧或焚燒的目標。

另一項大計劃便是藉發展西部的隆多尼亞省，以減緩巴西南部人口過多的壓力。結果却造成隆省鄰近雨林之急遽破壞，也因此點燃了“救救熱帶雨林”的訴求行動。

在開發西部的過程中，不幸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首當其衝地就是當地的印第安族人。有一部落爲抵抗移民的暴力行爲及惡疾如麻疹（measles），竟犧牲了大半數的族人。而且，任意遷移（relocation）族人生活領域的行動更無情地隔離了他們與數代以來所塑造的傳統地緣利益，殘害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剝奪他們利用熱帶雨林寶貴資源之權益。誠如當地一位文化資產保存組織的負責人賈生·克雷（Jason clay）所云：「遷移一個以狩獵及採食爲生的部落至50英哩外，無異於置他們於死地。」

同時，熱帶雨林的破壞却從未間斷。自1980年以來，隆多尼亞省的森林面積已由97%降低至80%。同樣地，西部的阿克里省（Acre）雖僅減少4%的林地，但森林砍伐的速率則隨著農牧業的擴張領域而加速進行。此外，在阿克里省的開發過程

中，介於農莊經營者與橡膠採集工人間的流血衝突，更是層出不窮，孟迪士便是在這樣的敵對局勢下的犧牲者。

最初，孟迪士並非為拯救雨林挺身而出，他的奮鬥目標只是在於維持或改善橡膠採集工人的生活。他與伙伴們不斷地以各種方法阻撓農人的砍伐雨林，因而得罪這些唯利是圖的農莊主人，暗殺行動乃接連而來。然而，惡運終於來臨，去年12月，當他步出家門時，即遭槍殺。凶手雖遭判謀殺罪，但對判決不服，仍在上訴中。

孟迪士之為環保人士所推崇，實是因為他不但為阻止破壞雨林而奮鬥，而且還為保衛自己與伙伴們的生活方式而犧牲。換言之，橡膠採集工人實活生生地印証了熱帶雨林的維持實有益於貧窮的巴西人民。根據一位環境保護基金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專家的談話，橡膠採集工人經由採集橡樹乳液(Latex)的收入實遠較農人砍伐雨林、栽培穀物的所得為高。

孟迪士事件的最大迴響實在於促使美洲開發銀行(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終止資助修建隆多尼亞省與阿克里省的道路。但是，巴西政府却決意自他處募得資金繼續修築這條道路以連接秘魯。環保人士也為此大感震驚，因為道路的修築勢將加速對雨林的破壞。此外，更令環保人士憂心忡忡的是，一

旦這條道路完工，終將難免招來早已覬覦南美豐盛木材的日本商人。更糟的是，阿克里省省長為避免該省被孤立，乃全力支持道路的修建計劃，雖然他曾保證決不重蹈隆多尼亞省的覆轍，但誰能擔保呢？

然而，究竟巴西人民是要反對自己國內的開發計劃呢？或接受“外國將因雨林被破壞而權益受損”的觀念呢？難道巴西政府在國內所推動的一切建設也要受外國政府牽制嗎？

事實上，假如雨林消失，受害地區將由鄰接地區開始擴散。正如同有人縱火於自家住宅，則鄰居將第一個被波及。例如巴西的西部兩省隆多尼亞及阿克里，雨林破壞後西部地區的受害程度將遠超過東部各地。

不過，這些災害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一)降低巴西人口成長率，可減緩未來對砍伐雨林的需求之壓力；(二)取消開發雨林的補助金與獎勵方案；(三)立法以管制雨林之砍伐；(四)政府取消或停止進行中的不良公共工程，如易導致洪水氾濫的水壩工程；(五)整肅大公共工程幕後包商與貪官污吏的勾結行為；(六)喚醒大眾的漠視與無知。

因此，我們必須瞭解熱帶雨林決不應再繼續遭受破壞，否則就永遠沒辦法救援。雨林的摧毀，除了造成氣候的突變與多種動植物的絕滅外，眾多貧窮的巴西人民

將遭受更悲慘的命運。同時，不遜於巴西人民，全人類也十分仰賴亞馬遜河的熱帶雨林繼續發揮它原有的調節氣溫的功能，而這項問題的癥結已不再是“誰擁有這片森林”的確，亞馬遜河是橫越南美的大河，但拯救熱帶雨林的責任與成敗則應該是每一個人所義不容辭的。

註解：(一)本文取材 Time, September 18, 1989.

(二)China News, December 11, 1989.

(吳連亨，79、3.5.於航務組)

## 雨中的鳥迷窺鳥

李明珠

原是要去植物園賞鳥的，登了三、四圈仍找不著停車位，建安無奈地說：看來只得上鳥來了。周三上午，我們如此談著。

車過新店，晨光淡淡轉陰，好一陣乍暖還寒，轉往福山群巒朝氣勃勃，充滿剛陽之美。浮雲意境深遠、溪音有無懈可擊之妙。在水源管制站，初次望見朱鷺立於桐樹梢，尾端酒紅，胸部縱斑恍若可見。

應和著紫嘯鷓長長的唧音，雨絲瞬間滴落，再向前

去許多墓碑等著雨淋，長眠者的孤獨在此表露無遺。一隻五色鳥在枯死的樹幹上築巢，勤勉是詩，戀巢是情。偶而牠靜止不動如標本般側耳傾聽，那神態使人折心驚骨又使人悠然意遠正是哀樂年華的心境。

我們坐在路旁的石墩上啃著淡而無味的壽司，從望遠鏡裡咀嚼這小生物的有涯之居。風從腳下來，吹響我們的傷神，鄰近破碎的水管迸裂而出的珠簾鎮日灑向芭蕉葉，真是不雨也瀟瀟，雖

說蒼翠，想必亦十分心煩吧怎無片刻乾爽哪。那筒鳥布布兩聲好似大力水手卜派的背景音樂，天真渾樸，無斧鑿痕，已到了從心所欲不逾距的境界這使我笑了一點點。

春雨好媒妁，山上下雨山下晴，半路彎進廣興，在那什麼禪寺的什麼湖邊，白腹秧雞和夜鷺就只低飛了那麼兩回，什麼羽什麼斑不知其所以然也，帽沿嘩啦啦濡濕了眉睫，也罷！爾來雨多，歸去臺北。

# 赤腹鷹

鴨川誠 撰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麗鈴 譯

## 1. 何謂赤腹鷹

在日本能觀察到的鷹屬中有 *Accipiter gentilis schvedowi*、*Accipiter gentilis fujiyamere*、*Accipiter gularis gularis iwasakii*、*Accipiter nisus nisus nisosimilis* 等 6 種（亞種）都收錄在日本鳥學會所發行的日本鳥類目錄中，而有 44 種收錄於 Edward S. Gmson (1976)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其中分佈於亞洲的種類收錄了 7 種，而 7 種之中又以赤腹鷹分布範圍最廣。

根據 Eleanor D. Brown (1984) *the Birds of china* 及 coon Pyongoh (1971) *the Birds of Korea* 及 Ben King Martin Woodcock, E. C. Dickinson (1975)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South-East Asia* 及 Clive Viney and Karen Phcllipps (1986) *Bisds of Hong Kong* 及小林桂助 (1981) 台灣鳥類目錄等書記載得知，赤腹鷹在中國、朝鮮半島繁殖，冬季爲了過冬則在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

、印尼、柬埔寨、泰國等地生活。筆者亦曾於韓國的光陵、蔚山證實其在當地繁殖，在日本則在秋天遷徙季節時觀察到的機會特別多。

## 2. 形態特徵

雌鳥身長約 30 cm，比金背鳩略小，而比雄鳥稍大，但若不熟悉野外觀察者則分辨不出其差異。

牠從頭上到身體背部（上面）爲青黑色，胸到腹部則由淡赤褐色到白色，於飛翔時也並不醒目。初級飛羽的先端爲黑色，翅膀下面則爲淡黃褐色或接近白色的顏色。平常如受到光線直射看起來像白色，總之在迴旋飛翔時看起來就是這樣，而在逆光或半逆光時則多呈暗黑色或淡褐色。由於其尾羽有 4 條黑色粗橫線，故由下觀察其飛翔身姿很醒目。

幼鳥背部爲褐色，胸至腹部爲白底帶淡褐縱斑，腹部有淡褐色的橫斑。

在野外觀察時，因受光角度的不同，體色有很大的變化。因此在野外需作識別時，必須用望眼鏡，追蹤注意觀察，並經共同認定。幼鳥的初級飛羽先端沒有黑色

，翅膀下面以白色為底一面有黃褐色細橫斑。但是覆羽則無斑痕。關於赤腹鷹的識別方法，根據這一行的第一高手高野伸二所言，由下往上看時外側尾羽上並沒有橫帶，但其它可看見四條黑帶，幼鳥背部褐色，下面為白底胸部帶縱斑，腹部帶橫斑，和日本松雀鷹的幼鳥十分相似，只是斑紋較粗。翅膀內側和日本松雀鷹比起來較黑，初級飛羽橫斑也較不明顯翼下覆羽則沒有斑紋。然而觀察時需注意尾羽的外側是沒有斑紋或是飛翔時斑紋不明顯。也可能是個體的突變，但若所觀察的所有個體都沒有斑紋，則可以視為在野外的識別特徵。這一點需十分注意。

### 3. 分布及遷徙

關於赤腹鷹的分布，如第一單元所述生長於亞洲者是屬於鷹鷂科。

在中國或朝鮮半島繁殖的個體羣，在生長及冬季越冬地之間做季節性的移動，其時在長崎縣上空可以發現牠們大批掠過的影子。

首次發現赤腹鷹飛過長崎縣上空的是筆者於1985年9月29日16時55分所看到的。當時是3隻一羣在長崎縣佐世保市的八天岳上空迴旋，但根據當時牠們的迴旋及山頂的角度來判斷這必定只是最外圍的一個羣體，當時遷移的羣體總數必定更多。

隔年1986年，根據日本野鳥協會長崎縣支部的會員們觀察記錄指出，在北松浦郡的國見山及王家厚岳一天之中各發現有數千隻、一萬三千隻的羣體飛渡上空。1987年的秋天遷徙的赤腹鷹的生態逐漸被了解。

1988年秋天在佐世保市的市街地背後所聳立的鳥帽子岳之停車場上筆者首先設置一個定點觀察站來調查經過這裡的赤腹鷹個體羣，並由松林堅太郎、馬田勝義、佐藤公子、佐藤驗之以及溝上勝世、鴨川敬子等眾多會員協助實施，這個調查結果的一部份發表於表1~5（表略）。

這幾年之間根據調查逐漸了解赤腹鷹在長崎縣會首先飛渡對馬、平戶、北松浦郡小佐佐町的冷水岳，世知原町的國見山（777m），佐世保市的八天岳（707m）、鳥帽子岳（568m）、隱居岳（670m）、諫早市的王家原岳（1058m），越過多良崎諸山的山頂及傾斜地面上空。

這次的資料表1~5是從1988年9月8日開始選擇佐世保市鳥帽子町鳥帽子岳的停車場為定點觀察站從事調查。尤其筆者馬田早上上班前都會做一次觀察，佐藤公子也都每天會觀察，此外其它的雖都為片斷性的，但也像前頭所述有許多會員參與觀察工作。

由表1~5可知赤腹鷹是從早上開始

移動。此外由朝鮮半島等北方地上移來在傍晚時分抵達當地的個體羣都在縣北地上一帶休息一晚後，早上便又開始遷移，以國見山→八天岳→隱居岳→王家原岳→多良崎等為目標由北方南下。尤其是表4可明瞭在鳥帽子岳一帶休息一晚的情形下，據推測少數的羣體會飛走在其它什麼地方組成較大的羣體一起遷移。

根據村山和聰、谷口秀樹、竹上修等的記錄指出在鳥帽子岳以南的王家原岳有比表4更大羣體的飛渡記錄。關於這些筆者在國際野鳥協會交流會特別歡迎演講的「日本的大陸系鳥類」講題中也曾就赤腹鷹的遷徙談到應針對亞洲地區的赤腹鷹之遷移實施超越國境的調查，根據這個提議在1988年亦曾同時展開調查，惜效果不彰。

日本野鳥協會的長崎支部和韓國的大韓鳥類協會於1988年9月15日聯手進行赤腹鷹遷徙調查研究，了解其在遷移時的飛翔速度究竟為多少。

那天，例一：川內野善治確定有2隻於8時43分時通過國見岳山峰頂，將這個狀況以無線電通知在鳥帽子岳的筆者，同時筆者在距離七公里遠的鳥帽子岳繼斷調查，於8時48～49分時確認應該是同樣那兩隻於當時通過西岳，之間所需時間為5～6分，根據這個資料得知其遷徙時之

飛行速度約為時速70～84公里。

例二：9時37分有一隻通過國見山和栗木峠之間，同一隻於9時43分出現6.75公里遠的滿場越，兩地點所需時間為6分則其遷徙飛翔速度約為67.5公里。

有關赤腹鷹遷徙時的飛翔速度之研究調查，據筆者所知文獻尚無記載這可能是首次的調查，今後更需積極搜集調查資料。

#### 4.摘要

赤腹鷹在日本是為旅鳥，只在做季節性的移動往返於繁殖地及越冬地之間時會經過日本，因為有關於其遷移的生態調查幾乎全無進展，故持續調查。

白頭鶴個體羣和白枕鶴個體羣的遷移路徑範圍頗大，故筆者將大批通過的路徑稱為主要路線，而赤腹鷹是否也有這種傾向呢？值得推測。

①秋季的移動中，由朝鮮半島？飛抵對馬，長崎縣北部地區，若是傍晚抵達時則在縣北部地區的山區森林地帶休息一晚，隔晨再由這裡出發繼續往南移動，這是既知事實。

②佐世保市的鳥帽子岳一帶是休息一晚的地方這是已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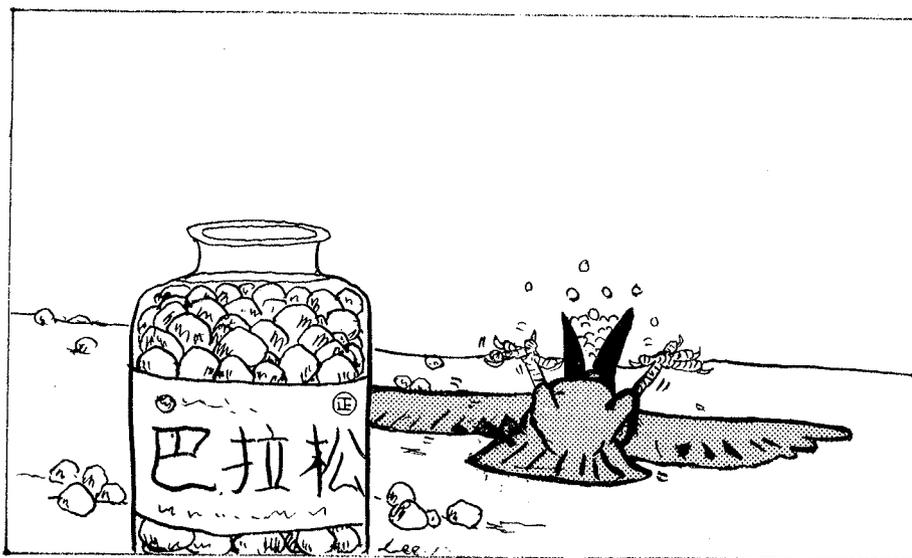
③據觀察於遷徙時，休息一晚的地方也是覓食的地方。

④國見山和烏帽子岳兩地間以無線電聯絡觀察調查得知其飛行速度例一為 70 ~ 84 公里/時，例二為 67.5 公里/時。

⑤已知其遷徙在長崎縣而言，秋天時是由北方往南方移動。

⑥秋天和春天的遷移情形都必須了解，而秋天時已可推測時間是從 9 月上旬左右到 10 月中旬，長崎縣的秋季遷移高峰約在 9 月 15 日敬老節前後。但對於春天的遷移情況則完全不了解，今後尚需更進一步調查。

## 很顯然的，聰明的烏鴉不識字



# 粗首鱻的繁殖行爲

除了賞鳥，個人也頗好釣魚、採集之道，是以家裏也存著一些供回味的紀念品；四尺的魚缸中，更游著各種溪中常見的魚種。由於適逢繁殖季，才偶然見到俗稱闊嘴郎的粗首鱻繁殖的情形。

這日天氣晴朗，我家前的小公園是麻雀、綠繡眼、白頭翁迫來逐去，才吃完早飯，便忙著餵那缸子魚，只見飼料浮在水面，而在低層的石鱻、鯛魚全一窩蜂地衝向水面，嘩啦啦地好不熱鬧，突見那隻紅臉青身的粗首鱻正追逐著另一隻雌魚；剛開始沒注意，回頭就埋頭讀書去了。

不一會兒，又聽得有砂石摩擦聲，轉頭一看，那尾雄魚正貼在雌魚身旁「尾腹廝磨」。想起前不久爲了試試溪魚的人工繁殖，不但搞死了五隻粗首鱻，更因水質不良使那些卵發了黴；難道……。

於是挨在魚缸旁這麼非禮起來，只見二魚時而追逐

時而打轉，雄魚只要一挨近雌魚，就試圖以腹部及延長的臀鰭去接觸雌魚腹部，如果二魚正好並游，那雄魚便以上述的方式接近雌魚並強烈的顫動來刺激雌魚；而雌魚則有時閃避，有時也隨著雄魚作搖尾的動作，並且雌魚腹部接觸砂石，原本平坦的砂石登時被挖出一個凹陷，幾次更攪得雜質揚起，而石鱻、牛屎鯽等似乎很好奇，一夥魚全游過來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斷斷續續地看了一上午，兩尾魚一直追逐一交尾地持續著，下午出去，五點多回來，凹陷的地方又被夷爲「平地」，二魚則是各分西東，碰了面也沒打招呼，不禁大嘆世風日下，連魚都一樣。仔細看看石頭堆，那裏又有什麼卵哩？即使有，還不被這群狼吞虎嚥的大小魚兒吃得乾淨？只盼真能孵出小魚兩三隻，添添魚缸的喜氣。

下回缸子裏又會有啥事發生呢？天曉得。這群寶貝

蛋可精得很，那回一尾馬口魚蹦出缸子，在我書桌上東蹦西跳，才想抓牠回缸，牠又這麼一蹦回了魚缸，天啊！這是魚嗎？

次日清晨，此雄魚仍然窮追不捨，不過對象換了尾較小的雌魚，追逐了一會兒，兩魚依然有前日的動作，不過仍無「結晶」，看了兩天了，不知是誰出了毛病？

下午，看雄魚似乎停止了追逐，一時興起，抄起撈網將大小粗首鱻一古腦兒撈起，然後掀起兩尾雌魚，照著從各種資料得知的人工授精方法做，沒想到那尾較大的雌魚，竟被擠出了一種褐色的濃稠黏液，難怪搞了兩天沒結果。

反倒是較小的魚擠出了約百粒左右的卵，連忙再掀起雄魚，在一番「手忙魚亂」之後，總算是大功告成。

過了一小時多，原本略透明的卵逐漸分爲兩部，大部份較濁，而尖端有一點微黃的部份，外頭被覆了卵膜，和前一次的卵又自不同，

喜孜孜地捧起培養皿，正想將卵放回魚缸時，又覺不妥，萬一這群傢伙飢不擇食，豈不白費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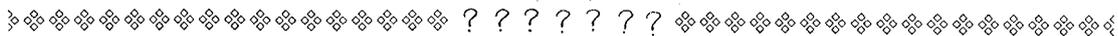
靈機一動，將房中那個塑膠飼養盒裝了水，加上打氣幫浦，以滴管將卵放入盒中，實有欣慰之感。不過，既然成功了，何妨再作試驗，看看卵能不能在魚缸中孵化？再用滴管吸了近半數的卵，分批放在缸底石上。

到此，大概只等魚卵孵化了吧！沒想到成群的褐吻蝦虎全部從石縫中湧出來，爭先恐後地搶食魚卵，有的當場就打了起來，此時我張大了眼，硬是看不到卵在何處，而牠們或煽尾引起水流激起魚卵，或咬石粒搬至他處，就是放不過這些卵，我一看那還得了，趕忙掀起衆蝦虎放至另一缸中。仔細瞧，那尾最大的蝦虎竟然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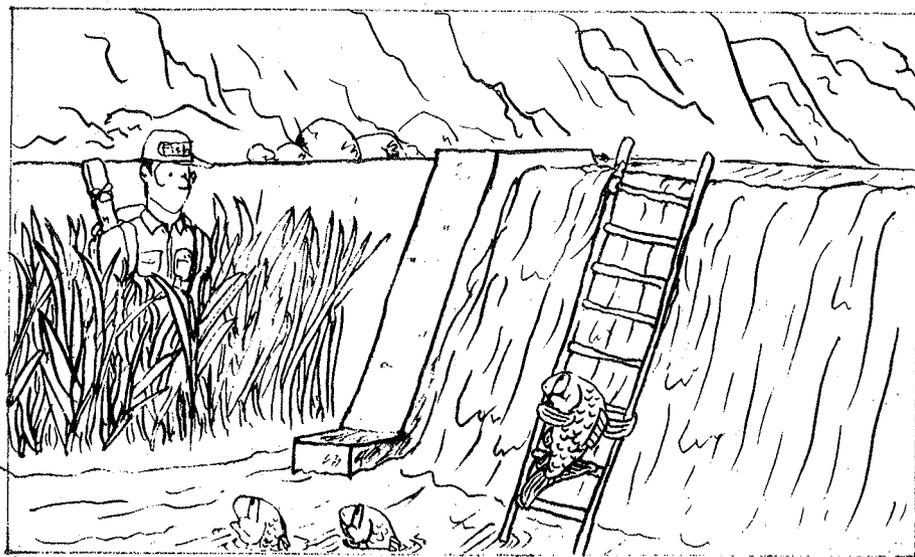
塊石下清出了一個窩，瞧牠將小石粒一顆一顆咬出窩外，石頭下的過濾板隱約可見，不一會兒，石頭下露出一個洞，敢情褐吻蝦虎也要成家了。

這魚缸又會有什麼故事呢？等著吧！

鳥蓋先



## 春天的魚上溯產卵時



# 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把脈座談會 記錄

主 席：郭達仁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理事長  
記錄整理：盧麗瑛

## 主席致詞：

歡迎大家參加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及時報廣場共同舉辦的「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把脈」座談會。野生動物保育法，於去年6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經由總統明令公佈實施至今。但將近一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得到，主管機關由於人力、經費的不足，實施得不夠徹底，因為野生動物保育法，牽扯的人與事太多，包括佛教徒的放生、養鳥、鳥獸的進出口及其他一些相關的，如博物館或私人作標本的、打獵者，所牽涉的範圍非常廣泛。所以個人覺得，政府立法及執法需與民間作適當的溝通與配合，方能達成其效，可是現行管道似乎缺乏這點。所以為了讓台灣野生動物能夠得到合理而永續的應用，另外兼顧到一般民衆正當休閒活動，也希望相關業者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間，所以今天邀請各相關單位來舉行這項座談會。希望經由此座談會，把大家的困難，例如：政府執法的困難、業者生存的困境、民衆正常休閒受到干擾等等，大家互相交談溝通後，讓政府以後在修法或執法時有所參考。現在先一一介紹今天的來賓：

李三畏 農委會保育科長

陳超仁 農委會保育科技士  
莊治忠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股長  
黃烽雄 內政部警政署組長  
張 媛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技士  
林俊聰 台灣省立博物館  
陳天來 鳳凰谷鳥園  
梁明煌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技正  
楊景星 鳥獸獵人  
曾偉宏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課長  
楊秋霖 林務局保育課課長  
卓榮泰 台北市議員  
王志雄 立法委員  
林正杰 立法委員  
陳定南 立法委員  
林鈺祥 立法委員  
謝長廷 立法委員  
聖嚴法師 農禪寺導師  
莊樹發 青青鳥園莊主  
林良藩 中華民國中藥學會總幹事  
林俊義 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  
呂光洋 師大生物系教授  
林曜松 台大動物系教授  
楊平世 台大植病系副教授  
劉小如 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副研究員  
李玲玲 台大動物系副教授

陳寶忠 台北市立動物園技正  
陳葉旺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理事  
祁偉廉 保安獸醫院院長  
楊永賢 勺文口猴園園長

李三畏先生：

今天很高興能參與此座談會，因為自從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實施以來，我們也接到很多各方面的意見。而今天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邀請這麼多位先生、女士們來參加此座談會，藉由此會，讓政府與民間之間能有溝通的機會。所以我相信各位提到的意見，對於我們將來野生動物保育法落實推行定有所幫助。最後我聲明我雖然在農委會服務，但今天我純以個人立場來和各位交換意見，謝謝。

林鈺祥委員：

此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通過，當時我們即知道，最大的困難就是執行的問題。因為此法要怎樣的宣導，要怎麼樣的讓大家有正確的保育觀念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發現從通過到現在，還是一樣的情況，我想可能是因為有很多人不知道此法的基本內容。在大家都不曉得的情形下，在執行方面當然有困難，但亦有人明知故犯，例如獵人抓野生動物來賣、供人進補。又如象牙，自從我國明令禁止進口後，在觀光進出口機場海關方面，執行得相當徹底，但台灣的另一型態、走私

、貨櫃內容等等，這就不是一種易阻堵得了的事。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凡是在市面上販賣、陳列野生動物都是犯法的，但是我到來來飯店去問，竟連他們也都不知道販賣山產是違法的一件事。另外一般人也多不了解此法，甚至從香港、泰國買回一些動物，等進海關時才發現要被沒收。所以我想解決整個問題的根本之道，就是政府需要花一筆經費，作教育推廣工作。在執行方面，目前我們亦沒有看到有效的績效。如果大眾傳播媒體常報導法院執行判決這類案例，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但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生此事件。所以我想，若透過類似此次的座談會，能夠把相關的種種問題讓社會大眾有更深入的瞭解與重視。因為這是一種法律，包涵著要執行一個很重要的教育法律。這法律若能徹底推動執行，我想對國人而言就是一個很好的生態保育社會教育。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更用心盡力的來推動「野生動物保育法」。

台大動物研究所林曜松博士：

提到保育法的執行，我想定要有很好的公信力才行得通。例如：某一種動物，當政府公佈太少了須要保護，嚴禁人家捕殺，但有人却說野外還很多，獵捕並不會滅亡的，那麼該如何取得公信力呢？所以基本的調查研究

，實在是很重要的事。六年前民間團體集思廣義草擬了「野生動物保育法草案」然後送給農委會，再送至行政院，然後到立法院。此法案中曾提到須設立動物研究所，但在審核過程當中被刪掉了。後來在很多立法委員的協助下，動物研究所才又列入法案中。我為保育野生動物奮鬥了十幾年，本來以為臺灣生態保育前途希望是愈來愈濃，但二個月前，我的希望掉到谷底。因為根據通過保育法第八條：中央主管機關為加強野生動物保育，應設立動物研究所，並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團體從事野生動物之調查、研究、保育、利用、教育、宣揚等事項。所以動物研究所應該作這六項工作，而且作的是野生動物。但在二個月前農委會却指定由畜牧處來籌辦此動物研究所，開了三次會議，全臺灣生物界中，沒有一個從事野生動物的學者，沒有一個曾經為野生動物生存奮鬥過的學者，被邀請參加此會議。畜牧處最後凝出來的草案中80.—90%養豬、養鴨、養牛羊等飼養的動物，基本上已違背了此條法律，我想這對立法院非常的不尊重。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從事野生動物保育工作，而農委會却轉移成畜產養殖。我非常贊成政府應加強臺灣的養豬畜產業，但它已是個小巨人，而野生動物研究所只是一個小嬰兒，如今還沒有生出來，就快要被扼殺

了。所以我在這裏向大家呼籲，尤其是各位立法委員，今天有這麼多民間人士來這裏，我的希望之火又燃了起來，所以特別請農委會重新考慮野生動物歸野生動物，畜產歸畜產，兩個不要混在一起且以大欺小，讓動物研究所變了質。

中研院劉小如博士：

我很同意林教授這一席話，另外我想作一些補充，我們並不是反對其他研究所的成立，但在性質上，不論是畜產、水產也好或是其他一切的經營管理，其基本目的是生產，那是一種以經濟為主的生產性事業；而野生動物保育基本上是怎麼樣把我們現有的資源作最合理的利用，而不是以生產為導向的，何況家畜和野生動物基本上、性質上均不同。另外在研究的層面上，一個主要是在室內實驗室內用人工方式來選種、育種或治療疾病，一個是實際上要到野外去從事研究，所以基本上是有所不同。如果將來農委會提升為農業部，各科、部均早已存在很久，而野生動物研究所是近年來才發展出來的社會需要，我們且不論當年農委會要不要，今天至少此動物研究所已經立法通過設立，但在各方勢力競爭之下受盡了欺負。今天執掌全國野生動物保育工作總共只有三位，最高主管官員今天雖以個人立場出席，但他還是主管全國野生動物保育的

最高主管官員。不論如何這麼弱小的一個研究所，我們需要監督也需要鼓勵他的成長，不能眼睜睜看他被勢力龐大的各科、部，爲了增取勢力範圍及有限的財源把它吃掉。

李科長：我是主管官員，今天以農委會三位保育人員立場來說話，剛才聽了林教授關於野生動物研究所的談話，以我個人了解目前情況已有所改變，情況可能不會像原來那麼糟。

勺女口猴園楊永賢園長：

我率先提出等一下可能會引起爭議的問題。

第一：保育類野生動物進出口申請辦法，有一些跟華盛頓公約抵觸的。我國規定申請進出口時應該檢送出口國的Cites特別證影本，這規定和華盛頓公約第三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程序剛好相反，會造成合法的進口管道前面的阻塞，而我們曾向農委會電函過，但農委會又不願更改規定，這樣只造成不合法管道的猖獗。

第二：光有保育法而不去執行是沒有用的，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不久前中影文化城內舉辦一個寵物大展，裏面有不少保育類的動物公然買賣，例如長臂猿、紅毛猩猩，不曉得主

管機關有沒有取締。

第三：主管機關對於舉獲走私進口保育類動物的處理方式，往往均是很奇怪的方法，我們認爲應該(1)採用人道的方式送回原產地政府處理，而不應該銷毀或送給國內任何一家動物園去認養。(2)最近報紙報導，某單位已送回一批走私紅毛猩猩到馬來西亞政府。據我們了解紅毛猩猩的產地是，婆羅洲及蘇門答臘，主要產地是在印尼，不曉得政府爲何要送回馬來西亞而不送回印尼主要產國。

第四：已是很久的事了，我們均有參與開會，研擬動物園管理草案，且已送到行政院審核，爲何一直都不公佈實施，讓我們均無所適從。

第五：聽說中華奧會打算引進大熊貓一對到所謂臺灣特有種生物研究中心去研究，我們不曉得大熊貓跟臺灣特有種有什麼關係，爲何要送到那裏去研究，且據我們從大陸得來的消息，這跟臺北動物園申請的是同一對的。

第六：我們希望現行的保育法，有任何新的規定或變更，希望能通知遠在新竹的勺女口猴園，因爲我們在新竹常常得不到臺北的消息。

李科長：

我聽了楊園長提出來的幾個問題，感到有些問題確實是存在，但有很多消息並不一定是正確。例如你提出來紅毛猩猩送回馬來西亞的事，我們均不知道。同時奧會要進口熊貓一對只是一個風聞而已，所以有很多消息，我是建議，事情能確實後再來說明，比較好解釋。至於提到有關Cites及保育法規定的不一樣，因為我們現在遵從的是中華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我們是跟從法律來執行。

關於動物園管理辦法，動物園不是農委會管理的，所以無法作答覆。

對於走私進口野生動物遣送回去是最好的一個方式，但有時候，沒有辦法遣送回去，因找不到主人時怎麼辦呢？這些均是我們執行上的困難，當然你所提到的這些問題，我們會考慮，今天我們在此是完全要來提出問題並解決這些問題的。

青青農場莊樹發先生：我本人是一個養鳥人，且養鳥有三個方向，如何養活一般大自然的鳥類，養活後如何使牠們繁衍下一代，我是這樣的一個養鳥人。有很多事情像現在保護鳥類，保護動物，保護全世界的動物，但目前的日本人，照樣繼續在燃燒亞馬遜河，那亞馬遜河一些珍貴的鳥類，都是我們這些民間人氏掏腰包千方百計去買進來；若不買進來，也是同樣的燒掉

及被吃掉。為什麼進來了，却又不能讓它留在此處？既然它們已來到國內，我們就在有技術、空間的環境下，讓其生存、研究繁殖下一代。為什麼動物會一直減少，反觀國內就好，像高海拔梨山均在種果園，一年四季均在灑農藥；且園邊均設有天羅地網，任何動物陷入，均無法逃掉的，還有低海拔的農藥，一年不知道要毒死多少東西，說不定大自然的鳥類全被毒死了，而我們養鳥人所養的鳥類還存在呢！

說到要保護這些動物，我覺得應該從國內山產店及啤酒屋下手，他們光一個月就不知道要吃掉多少動物，這是相當大的損害。還有佛教的放鳥法，他們實在很矛盾，佛教的放生應該是隨緣的，但他們却先到鳥店去預定初一、十五要放幾千隻鳥。而鳥店的人，就去大自然捕鳥，鳥在大自然裏活的好好的，却被抓來放生。在夏天裏正是鳥類繁殖的時期，把母鳥抓來再放生往往它們幾經掙扎後仍是死掉，那些嗷嗷待哺幼鳥及鳥蛋誰來養育它們？誰來救它們呢！

聖嚴法師：

在過去談到保護動物大概是所謂的佛教徒，以慈悲的立場對眾生要保護、愛護它。現代人從西方傳到東方保護動物的觀念提昇，但事實上並不盡然如此。過去野生動物沒有人會趕盡殺絕，但今天

以科技的方法，可以使野生動物在很短的日子裏被滅絕掉，這才是更大危機，所以我今天來參加此會議感覺更有意義。剛才莊園主，提到佛教徒的問題，事實上在佛教界早已發現此問題的嚴重，所以我們在佛教刊物《人生》已連續的發表兩篇文章：爲何放生？如何放生？另一篇是：放生乎？殺生乎？這些均是佛教徒的聲音。本來鳥在大自然活得好好的，結果爲了觀音菩薩的生日，許多鳥類因而死掉，還有一些珍貴的海產動物如：海龜、海參等，這些動物佛教徒也是很喜歡買的，更有些專門捕殺這些動物的人，捕來放在廟門口販賣，尤以在觀音菩薩生日或釋迦牟尼誕辰，賣給佛教徒去放生，有一次我看到一隻大龍蝦，就擺在廟門口賣，結果有位信徒買了，我告訴他這隻龍蝦本來會活的，但現在它活不成了，雖然它現在是活的，但放到海裏後不久即會死亡，因爲這龍蝦已受到驚嚇且離水太久了。像這種情況我們佛教徒就該反省了，因此我藉此機會呼籲佛教界的人，把放生的錢及運動，用來保護野生動物，用此種方式我想是更好、更實際的方法，但在佛教界要慢慢的輔導，因爲一般人無法將放生及保護野生動物連串起來，但我們會從佛教慈悲的立場，真正放生的立場來告訴他們。許多野外的鳥抓來再放出去存活率只有3.—10.%之間，

還有魚類方面亦是如此，所以我亦呼籲一些養鳥的人若養鳥或培育成功後不要將鳥放出去，因爲它們亦無法生存於大自然之間。現在仍有人放生，我要請教專門釣魚的人且對魚類生態有非常認識的人，來告訴我們在什麼樣的地點、時間該放那些魚，作怎樣的選擇；對於放鳥要找專門抓鳥及養鳥的專家來作我們的顧問，究竟要買什麼樣的鳥來放，要放生在哪個地方才能夠真正的生存，這些均是我們佛教界要作的一件事。我在美國遇到聯合國野生動物保育專家，他曾告訴我，他原來是一位打獵人，後來被聯合國聘請到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裏，現在他到世界各國去指導別人如何保護野生動物。所以我們的政府也可以請國內打獵的人來作我們保護野生動物的顧問，或作我們的主管，因他能抓到最難抓的動物，必能想辦法保護那些動物，這些均是我們佛教界普遍的呼籲。

楊景星先生：

過去我是打獵的，我帶過何應欽、白崇禧、張豐緒等打過獵，在打獵界很多人均叫我是抓老鷹的很有名氣。但是臺灣野生動物到這種地步全是政府的責任，因爲臺灣野生動物均生存在政府的土地上，沒有一個是在民間的，而且打獵也是政府開放許可的。以前政府爲了經濟把木材砍光，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現

在只有少數人在這裏大談保護野生動物，野生動物是要保護，但有一些人的觀念，自己提倡保護野生動物，別人打獵時就是犯下滔天大罪般的遣責，好像打獵的人是野蠻人。打獵的人也會怕明天沒有獵可打啊！不要把獵人看成保護野生動物的敵人，比如山胞打獵是祖先留下來求生的技能及觀念，他們並不覺得是一項錯誤的行為，這只是觀念錯誤而已。大家均在講打獵是野蠻人的行為，那美國、日本、中國都在打獵，他們都是野蠻人嗎？

今天關懷野生動物的人把野生動物保育法送至立法院，而後頒佈實施，大家為什麼不去執行呢？一個獵人被人形容是野蠻人，拿著獵槍去打山羊，警察若據報趕去，而被打一槍，你說還有人願意去執行嗎？所以說要執行野生動物保護要從自己本身作起，而且必須從臺北市作起，以前臺北市也是野生動物最多的地方，因大樓林立，樹木砍光，才會把動物全趕到高山上去的。

今天因為有很多學者在這裏，我亦提出宜蘭現有問題，紅鳩以前在宜蘭沒有發現過，現在據我調查發現竟然有五萬多隻，因為我不知道紅鳩對農作物的危害有多大，所以亦曾請教過東海大學的教授，但得不到答案。

因有佛教的放生烏龜，才有大量進口巴

西烏龜，現在宜蘭五十二甲全是巴西烏龜的天下，而本地特產的烏龜却漸漸的消失；還有福壽螺這些棘手的問題。大家一直提倡保護野生動物，但好的動物要保護，壞的動物也要保護？

主席：謝謝楊先生，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內容，不是要禁止獵人及山胞打獵，而是因為現存的野生動物族羣數量已明顯銳減，那有多餘的動物讓你們狩獵呢？希望大家能有這個觀念，臺灣到目前為止野生動物的數量不足以作徹底的利用，假如像野豬、野兔等繁殖率高的動物若達到某種數量時，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六條內有規定並不反對打獵的。

王志雄委員：

我是從高雄市選出的立法委員，所以有關於野生動物，尤其各位都從報紙獲知，墾丁附近每年都有伯勞鳥飛臨，但時常被當地人捕殺。所以我認為現階段野生動物保育法實施不能徹底主要跟中國人吃的觀念有關係，大家總認為愈稀有的東西愈補。關於野生動物保育法所謂的主管機關，我想在農委會方面真正能執行此法的人實在有限，而它在各縣市政府內負責執行的單位又不一致，我剛才請教了陳定南委員得知宜蘭縣是屬於農業局管理，而高雄市則是屬於建設局，所以沒有一明確的主管機關來執行任務，也是造成執行效果不彰

的原因之一。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若野生動物在受保護下，達到某種數量時可能會妨礙到農作物及生態環境。所以野生動物的保育，我們可以參考國外，不是不能捕殺，但要有季節性，有選擇性的，且尺寸大小亦要有所選擇，若違法時被捉到要罰多少的罰金等，以上幾點淺見供大家參考。

農委會李科長：

我想剛剛王委員的指示及楊先生提出來的問題很重要，所以我必須作一項聲明。

第一：楊先生提到一點，我們不能打獵，事實不是如此，保育法第十六條規定，就是我們所保護野生動物的族羣到一定的量或太多時，可以開放狩獵，像外國一樣定時、限定地區可以開放狩獵。

第二點：關於楊先生提到有關於宜蘭紅鳩這麼多鳥會傷害到農作物之類，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條有規定，如有危害農作物及各種危險等，可以通知主管機關後適當的予以狩獵，這是一個觀念問題，我提出來加以說明。

林俊義教授：

今天我們臺灣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通過，可以說是臺灣的一個劃時代的立法。我把這份法律讀過後，發現生活在臺灣的人真

不如野生動物。大家可以看第十條及十一條，看得出來住在臺灣島上的百姓不如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條：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爲之。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十一條：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擅自經營利用者，主管機關應即通知或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責令其停工。（台灣目前還沒有環境評估法）

首先我們臺灣現階段，影響到人的任何建設都不必或不一定要經過環境影響評估。可是有關野生動物部份均要經過環境影響評估，所以這點有關於野生動物保育法裏，倒是一點相當好的法律，至少在象徵的意義上比實質上的意義要來得大。可是我想我們在這裏最主要的是要如何糾正這法律的鬆懈性及如何加強它的執行性。對於野生動物研究所設立的過程，經由學術界的抗議，現在農委會要加以修訂，所以情況會比原先好些。我想我們今天任何一個政策的擬定過程裏，我們所要爭取的並不是一個行政機構怎樣作，再來作一個評估。我想一定要依法，不但要有法律的基礎也要有科學的基礎，那麼才能夠作好一個野生動物研究所執行的工作。現在大家看農委會所作出來野生動物研究所的組織章

程條例，可以看得出來有六個不同的組，其中有一組是動物生態組，表示要研究野生動物，可是在整個組織的比例上實在是很少，在人數上農委會編列在野生動物組內才28~31個人，動物飼料組（跟野生動物也沒有多大關係）竟然超過56~59個人，所以在整個擬定政策的過程當中，還是在黑箱裏作業，我們學術界所要爭取的是，你要作這樣的一個政策的過程裏一定要有一個科學的基礎，假如動物研究所的組織是根據科學基礎擬定，基本上不可能有動物飼料組存在。這就牽涉到主管機構在擬定的過程中未借重大家的意見，也未把專家們的意見參雜進去。制定的過程比修改更重要，而且定要有科學的基礎，而不是官方的基礎來擬定這樣的政策。假如真如此作，我想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野生動物研究所會有更確實的職責，整個法規也會更確實一點。

楊平世博士：

剛才從聖嚴法師的放生及楊景星先生打獵的觀點，獲得相當好的見證，問題就在那些動物可以捕殺？要殺多少？什麼時間可以捕殺？我們的基本資料實在太少了。我想在座所有作野生動物研究的學者都發現，不管從體型較小的昆蟲或至龐大的哺乳類的野生動物，所有比較充足的資料，都是一些經濟性的動物，都跟經濟有關，

其他跟經濟無關的都太少了，如果以後野生動物研究所把畜產、牧、獸醫併進來的是不太理想，我們希望畜牧、獸醫另外成立研究所，把野生動物研究所歸野生動物，因為我們所欠缺的資料實在太多了。何況現在所制定的野生動物研究所，是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而設立的，所以我想動物研究所應專屬此法負責野生動物的經營保育，而家禽家畜則另設研究所。

我們教科書裏不管是生物、自然、甚至一般社會科等，所提到臺灣的動物或生物的資料，實在相當的少，難怪我們周遭所看得到的生物都叫不出名字。在沒有基本認識、認同的情況下，如何去愛這種動物呢？所以希望農委會（主管保育）能主動與編譯館合作在教科書修定課程時，能邀請一些有關野生動物及植物專家參與。

在小學，每學期均發給學生環保署製定的環保手冊，希望農委會保育科亦能主動出擊，也編列一本自然保育手冊，從教育作起，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所作的太少了。

目前保育法明定野生動物分為保育類及一般類，但市面上時常可看到如楊先生所提的保育類之長臂猿、紅毛猩猩等買賣，是不是可以配合警政署，做幾次教育性的取締，作一些教育社會大眾的工作。（在座的黃先生代表警政署）。

（待續）

# 給恆春分局長的一封信

田分局長：

感謝貴分局對於本會會員於79年元月投書檢舉楓港地區有人公開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之關心及回覆。

對於本案本會會員於事後幾度路經該地，（楓港交叉路口往楓港橋之間，招牌椰子世界）發現該店照常販賣野生鳥類，店中仍然有大冠鷲、台灣藍鵲……等許多野生保育鳥類，另外楓港大路兩旁烤小鳥（伯勞）攤位依然林立。不知道是該店、攤販不服從取締？還是警察先生們虛應故事？

我們很瞭解警察先生公務繁多，為社會安定，百姓安全付出許多心力，相當辛苦。也就是體諒到這一點，我們才建議警察先生應該從“小壞事”認真管起，（如小交通違規、小違建、小攤販……）因為一個社會有了太多“小壞事”不管，日漸形成許多“大壞事”屆時警察先生一定疲於奔命。先進國家西德、日本的警察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模範。

近十年來，台灣開發迅速，自然生態急劇變惡，野生動物數量迅速銳減。記得小時候在高雄港及愛河上空，經常看到老鷹盤旋，非常令人振奮。現在呢？開車開了好幾個鐘頭，到偏遠海邊、河流、溪口亦很難得見到它的蹤影。生態環境變化，對野生動物造成如此大傷害，實在令人憂

慮，再加上每年數百隻鷹類，千萬隻鳥類被捕、被殺，如此下去，很多野生動物即將滅絕。屆時我們的子孫要看到野生動物，只有在書上或到國外去看了。

平常假日，本會會員闖家賞鳥之際，經常會發現野外有許多鳥網、鳥仔踏，有時多少會救下一些誤入賊網的鳥，也同時破壞掉一些鳥網及鳥仔踏。但也因此經常與佈網、佈踏者有了衝突及摩擦，很多隨行小朋友都會很氣憤地問道：「我們的警察為什麼不管管這些人？為什麼讓違法者變得如此囂張？」我們寧願相信以往警察是因為太忙，沒時間注意到這些小事，而不是根本不把這些鳥事當一回事。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在社會倫理喪失無蹤，自然環境破壞殆盡，野生動物一一滅絕之後，有錢有辦法人士移居國外快活逍遙之時，分局長你我同屬社會中下階層人士，上述種種“問題我們還是要去面對它的”想想，現在我們能不聯合起來為保護自然生態、為保護野生動物、為我們後代子子孫孫有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而奮鬥嗎？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高雄鳥會准會員

敬上

79.4.19.

PS. 本函印送：

1. 屏東縣警察局恆春分局田分局長
2. 屏東縣警察局長
3. 立法院朱委員高正，趙委員少康，陳委員水扁
4. 中華電視公司連環泡選民服務處
5. 各大報社讀者投書欄
6.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曾秘書（北市復興南



7. 高雄鳥會歐顧問（



8. 中鋼賞鳥社黃社長

9. 高雄鳥會魏會長（



世界名牌TENTO蘇聯原裝進口

● 特選機種 ●

● 誠懇推薦 ●

- 規格：8倍×30mm
- 視場角：8.5°（賞鳥利器）
- 高精密COATED光學鏡片  
（超高解像力：6秒/弧，透光率特強）
- 鋁合金機身
- 配備TENTO專用濾色鏡（克服強光及不良天候）
- 原裝真皮皮套

會員特價：

NTD. 1950-

—請洽鳥會—

總代理：大龍貿易公司 TEL:3222423

## 野鳥醫院(二)

# 如何幫助一隻受

# 傷的野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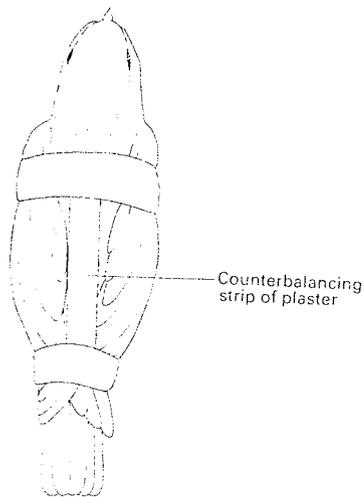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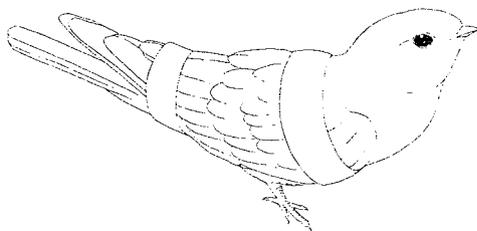
祁偉廉

由於我曾在關渡繫放站協助處理中網後受傷的野鳥，因而許多鳥友在平時遇到一些意外受傷的野鳥時也與我連絡或送來醫院救治，但是在接受治療後能順利返回大自然的為數不多，而在國外的一些資料中顯示，野鳥一旦受傷，能成功復健的比率也並不高；為此，希望在這兒將外傷的基本處理原則告訴大家，以免野鳥受傷後沒有即時處理且在不吃不喝的情況下，延誤了恢復的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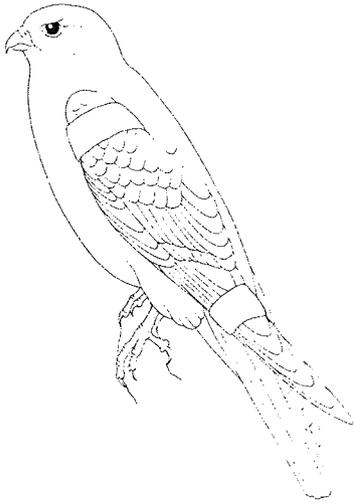
一、一般外傷處理原則：對於皮破而有出血的傷口先行止血，直接壓迫受傷部位是簡單且隨時可做的方法。待出血停止後，要將受傷部位清理乾淨，把傷口週圍污染的毛剪除（或拔除），清理時可用水沖洗或用雙氧水塗擦。乾淨的傷口可用優碘或磺胺類消炎藥粉（藥房可購得）塗抹。

二、保定與固定：當拾獲一隻受傷的野鳥時，鳥本身並無法了解人類是要救牠或是害牠，必然會非常緊張，所以在抓握處理時要特別小心，不要造成二次傷害。處理後若能即時放飛比留在人為環境中，生存的機會可能大些，所以個人認為一般外傷的野鳥應在牠們尚能行動時放回棲息地。對於無法行動必需留下人

為照顧的鳥，那就先予保定（如附圖1）；若是單純骨折未刺穿皮肉者加附木固定，骨折後且刺穿皮肉者，清除破碎骨片，整復之後，加以固定，而突出且因腫脹無法推入肌肉中的斷端，可截除少許使能推入即可。（如附圖2）



小型鳥類的保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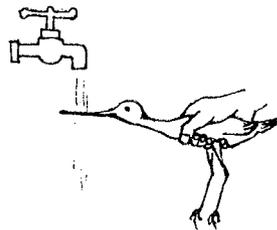
圖一 大型鳥類的保定  
 (取自：“Avian Medicine and Surgery” BH Coles)

三、照顧與護理：野生鳥類在人為照顧下的餵食與飲水是一大問題，餵給的食物最好依各類食性，儘量滿足其需要，例如：鸚鵡科的水鳥可餵給魚店的乾紅蟲，而飲水的給予，用滴管不是很好的方法，而將其口接近水龍頭，往往可見其順利的喝水（如附圖3）。飼養的紙盒內要先用紙絲墊底，各式鳥籠並不利於恢復。對於傷口的護理，要保持清潔並每日消毒上藥，緊密的包紮並不一定有助於傷口的恢復。

將上述三項事情做好，再送至獸醫處，做進一步的處理，相信必能救活更多的野鳥，使醫救成功的比率提高。



圖二 整修斷端使能推入肉中



圖三 餵鳥喝水

近閱讀及本月（4月）份中華飛羽“迴響”欄中林文宏先生的肺腑之言後，頓有“心事若沒講出來，誰人會瞭解”的衝動，盼也能藉此篇幅，一吐為快。

林先生賞鳥多年、經驗豐富，加上勤學好讀、博覽群籍，也是公認的鷹鷲目鳥類專家，實是名至實歸。文中林先生強調「必也正名乎」，即鳥名譯作必須力求通俗，甚至標註學名或英名。關於這點，個人完全同意，並也在拙作中舉凡鳥名均一律加註英文名。至於末段對2月份鷹鷲目鳥類之譯名所提出之質疑，個人有義務在此澄清：

(一)查閱2月份月刊，確有(a) russet-crowned golden eagle 褐頂金鷹及 bald eagle 白頭鷹，P 38頁；(b) Andean Condor 康多兀鷲（非康多兀鷹也！）P 39。據林先生所言，“康多兀鷲”的譯名是個“錯誤”，不知所憑為何？經驗

乎？或公信度高的著作？個人願聽賜教。首先，“康多兀鷲”的譯名實乃個人依據由「名山出版社」，黃繡鳳編修的“世界鳥類名稱辭典”一書，P 248頁的資料而得來的。（本書鳥會有賣300元）其次，白頭鷹（bald eagle）的譯名，前書譯為“白頭海雕”，閣下能接受嗎？個人不以為然，因此，為兼顧事實且區別於其他“名符其實”的禿（頭之）鷹，乃譯為“白頭鷹”，並於註釋再三強調。個人才疏，一向秉持“學習”心理，文章譯述僅提供同好參考，也盼“高手”賜教。

(二)林先生年輕有為，個人較之虛長數歲，但“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盼林先生發揮專長，每當對任何譯作或著述產生質疑時，請立即給予“正名”以嘉惠諸鳥友為荷！

吳連亨 謹上 79.4.12.

關於吳先生所譯的3個鳥名，敝人曾指出其中2個「並非很好」，還有一個「顯然錯誤」，在此謹說明如下：

①吳譯：「褐頂金鷹」。此鳥頭頂金黃，故名「金雕」，「褐頂」兩字多餘且矛盾。（亦即，原文中的 russet-crowned 是多餘的）；至於稱雕，乃因其為雕屬。

②吳譯：「白頭鷹」。吳先生所不能接受的「世界鳥類名稱辭典」（此書為大陸學者鄭作新所著，台灣出版者乃海盜版）的譯名「白頭海雕」正是此鳥的正確譯名。本屬皆生活於海岸、河湖，本種亦不例外，在阿拉斯加食取大量鮭魚。不知吳先生「不以為然」之處何在？

③吳譯：「康多兀鷲」。上面二鳥吳先生

不願用鄭作新之譯名，此鳥卻採用了，很不幸，此鳥鄭氏顯然譯錯了。本屬僅有兩種鳥：英文分別為 Californian condor 及 Andean condor；前者鄭氏譯為「加州兀鷲」，可見 condor 本身就是「兀鷲」的意思。（有條老歌叫「老鷹之歌」el condor pasa，其中的 condor 就是拉丁美洲對這種鳥的稱呼）。因此將之譯為「康多兀鷲」是將 condor 這個字譯了 2 次，而最重要的字 Andean：安地斯山的，卻消失了。所以敝人稱其錯誤，至於正確譯法，當

然是「安地斯兀鷲」。

猛禽中僅鷲鷹科即多達 2 種，其中的英文名詞至少有 20 個。若皆譯為「鷹」的話，大家都省事，但分類的意義恐怕消失殆盡。

吳先生謂敝人「賞鳥多年」、「經驗豐富」、「鷲鷹專家」、「聞道在先」，敝人恕不敢當，因翻譯正確否這些皆不足恃，所需要者，惟「小心求證」罷了。

林文宏 謹上 1990. 5. 7.

中華飛羽三月份「鳥類的遷徙」文中日語的鳥名，調查的結果如下，請讀者作參考：

1. ヒレアシシギ            瓣中鷓  
(學) *Semeiophorvs vexillarlvs*  
(英) Pennant-winged Nightjar
2. フキナガシヨタカ    翎翅夜鷲  
(學) *Semeiophorvs vexillarlvs*  
(英) Pennant-winged Nightjar
3. バライロハツカ        (玫瑰色八哥)
4. トキハシゲリ         鷓嘴鷓  
(學) *Lbidorhyncha struthersii*  
(英) Lbisbill
5. アオライヨウ         藍鎌翅雞  
(學) *Dendragapus obscurvs*  
(英) Blue Grovse
6. ツカツワリ           塚 雉

7. ロビン                歐亞鷓  
(學) *Erithacus rubecuta*  
(英) Robin
8. ハシボソガラス       小嘴鷓
9. ヘイゲンヨタカ      平原夜鷲  
(學) *Caprimulgus inornatvs*  
(英) Plain Nightjar
10. ラケツトヨタカ     縷翅夜鷲  
(球拍夜鷲)  
(學) *Macrodipteryx tongipennis*  
(英) Standerd - wined Nightjar
8. (錯) ハイゲンヨタカ  
(正) ヘイゲンヨタカ

莊金鐘 謹上 79. 4. 14.

# 生態窗

## △79.1.8. (民生、聯合)

由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和台北市野鳥學會聯合主辦的華江橋雁鴨季賞鳥活動，於1月7日展開第一波的賞鳥活動。雖然陰雨連綿，仍吸引三百多位民衆前往觀賞候鳥生態。一天下來，數量最多的是小水鴨有四千多隻，其次是琵嘴鴨約近千隻，其它如尖尾鴨、巴鴨、綠頭鴨等，也都相繼出現，人鴨相看兩不厭。

## △79.1.8. (聯合)

由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高雄鳥會與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聯合舉辦的「澄清湖水鴨觀賞季」活動，於元月7日起連續四個星期日，在澄清湖的「澄清樓」附近舉行。總計約有二、三百隻的各種鳥類飛來避寒，其中以澤鳧最多約有一百多隻，此外也有尖尾鴨、琵琶鴨、綠頭鴨以及少見的冠鵬鷗，水鴨因懼人大都集中在離湖畔約一、二百公尺的湖中活動。

## △79.1.9. (聯合)

全亞洲同步展開的濕地鳥類調查，本省定於元月十四日舉行。除了本省北、中、南、東、澎湖等二十幾個點同時展開調查外，位居亞洲的韓、日、大陸、東南亞各國、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等國也將同步進行，以確實掌握水鳥在亞洲地區數與種的分布概況。

## △79.1.16. (聯合報)

鳥友林茂馨於1月15日在金山賞鳥時發現希有鳥——紅喉鸚、虎鵝。

## △79.1.23. (聯合)

宜蘭縣政府委託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著手當地鳥類保護區規劃，以開發當地豐富的賞鳥資源。

## △79.2.5. (聯合)

北投區靠近關渡宮的部份沼澤土地，被人傾倒廢土，嚴重破壞景觀和自然生態，且污染環境，使水鳥却步。台北市野鳥學會盼市政府加強取締，讓水鳥有良好的棲息地。

## △79.2.14. (聯合)

鳥友陳恩理於13日在野柳發現不常見的多候鳥黑尾鷗，集結野柳海上礁岩，只有成鳥、亞成鳥各11隻，於海面上俯衝覓食。

## △79.2.20. (聯合)

鳥友江明亮日前在蘇澳無尾港，近海礁岩上發現有十七隻鷗鷓停棲，群鳥的排泄物幾乎將原本黑色的礁岩染白，可見，牠們停駐此地已有相當時日。

## △79.2.21. (民生)

棲息在無人島貓嶼上的鷗鳥，由於人為因素嚴重干擾，已由十多年前的萬餘隻減少到今日只剩約五千隻。

## △79.2.24. (民生)

國際鳥類保育總會（ICBP）執行長 Dr. Imbqden，由中研院劉小如博士陪同，於23日前往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與鳥友會晤，除了解正在進行的鳥類研究計劃外，還特別讚佩鳥友在從事繫放工作上的精神。

△ 79. 2. 27. (民生)

橫跨宜蘭縣和台北縣的福山植物園內，最近遭到若干人士獵捕大冠鷲，使該鳥數量銳減。宜蘭縣農業局呼籲大眾不要濫捕珍貴的野生動物，且大冠鷲專門捕食松鼠、老鼠，對維護林相很有助益。

△ 79. 3. 3. (聯合)

林務局首座標準賞鳥設施，已選定於內洞森林遊樂區（又稱娃娃谷）設立，該區位於台北縣烏來鄉。目前該計劃已完成發包，定本月底植樹，預定六月可完成所有設施。

△ 79. 3. 14. (民生)

野鳥學會最近統計完成本年度全國新年鳥類調查的部份資料，其中北部五股地區因焚燒垃圾、傾倒廢土，鳥種與數量都只有去年的 1 / 4；挖子尾、關渡兩地因紅樹林繁衍茂密，統計上越來越困難，而挖子尾更由於環境變化，鷓鴣科水鳥明顯減少很多。

△ 79 3. 19 (聯合)

林務局森林育樂組表示兩年前在奧萬

大首次試用鳥巢箱，經年來觀察發現，均一洞口規格的鳥巢箱以棕面鷲和青背山雀利用率較高。為造福廣大鳥族，近日內將增設六十餘個鳥巢箱，並使洞口更具彈性，以吸引較大體形的五色鳥和小啄木遷入。

△ 79 3. 26 (民生)

今年灰面鷲北返過境已達高潮，25日早上鳥友在八卦山先後觀察到上萬隻灰面鷲集結出海，午後並有大批南來的灰面鷲入山歇息，預計這波過境潮將持續到本月29日。另據鳥友的觀察，今年八卦山地區獵捕灰面鷲的情況已大有改善，沿路的「鷹仔窟」比去年減少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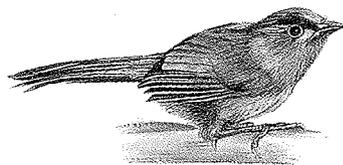
△ 79. 4. 1. (民生)

位於桃園縣楊梅鎮瑞原里9鄰72號葉國杉住宅後方的叢樹林，十多年來一直自然聚集數千隻鷺鷥，是北台灣最大的鷺鷥棲息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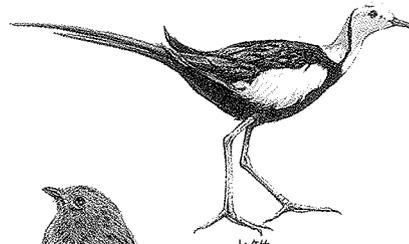
周明珠 輯



五色鳥



藪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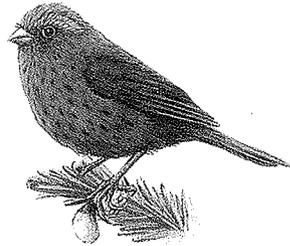
水雉



竹鳥留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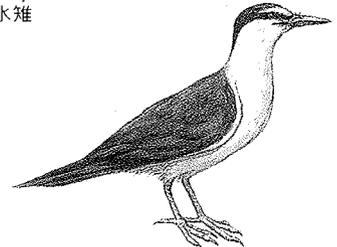
阿里山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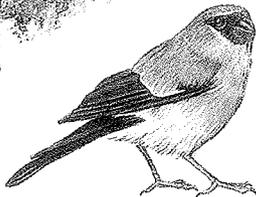
酒紅朱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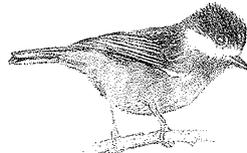
鉛色水鵲



白眉燕鷗



灰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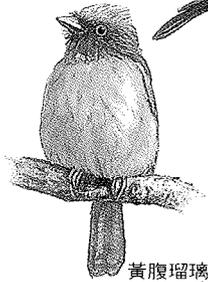
赤腹山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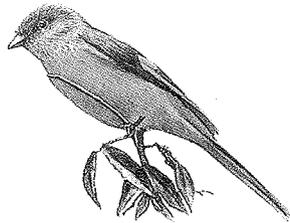
蘭嶼角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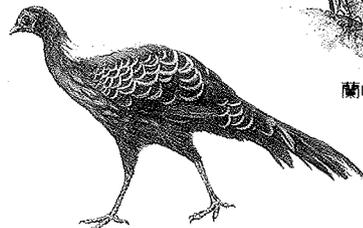
黃胸青鵲



黃腹瑠璃



紅山椒鳥



藍腹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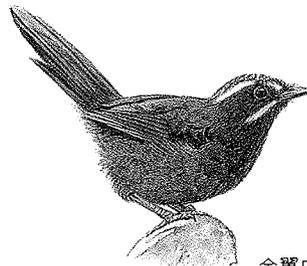
灰面鵟



紅尾伯勞



帝雉



金翼白眉

## 這些是我們台灣的鳥類，看看你能認出幾種？

也許你都認識，或許你連一種都認不出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跟你我一同生長在台灣野生鳥類，數量已經愈來愈少。或許你會問：我該如何幫助他們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只要你支持我們拯救野生動物的行動——不吃、不養、不放生！因為只要有人買，就會有人繼續濫捕、濫殺…。

**拯救野生動物行動**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策劃

諸位鳥友們，如有廠商願意支持此公益廣告，請逕向總會連絡

# 施華洛世奇光學儀器 與它的水晶同樣精雕細琢 是名牌中的名牌



奧地利施華洛世奇光學廠在數十年來，以設計最精密可靠的軍用望遠鏡，聞名於世。近年更採用超先進科技，再配以完美的設計，製造手型聚氨脂外殼及不碎膠機身的全天候望遠鏡，性能除一貫的防海水腐蝕、防霉菌、防震盪外，更具有特強的防滑功能，不受氣溫影響，成為深受高級用家歡迎的產品。視野角度廣闊，可清晰觀賞野生鳥類的千奇百態。



台灣分公司：  
鄭智龍先生 總市務經理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8號3F之4 電話：7416842-4

台灣總代理處：  
永光儀器有限公司 范揚鈺經理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98號12F之3 電話：3910442